



歸有園稿卷之二 車史南而公兼交文編 劉不常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鄰

序

楊襄毅公哀榮錄序 不也 賄不 蘇 計 姑 故 公

哀榮錄者為故太傅吏部尚書謚襄毅蒲坂楊公

存歿所蒙 制綽與海內名公鉅卿碑銘贊記志

狀之文彪炳雲蒸輝騰琬琰此信史之所必傳者

也而公之冢嗣今少司馬某哀而輯之題曰哀榮

將銀之梓以章 國家褒卹勞臣之恩以恢宣揚

氏錫光之慶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是之謂
與夫哀榮之指自孔子之徒發之而後之人類擬
其語以鋪張先德而苟無當於名實適自點耳若
襄毅公者固天挺之豪而社稷之毗也世方視之
爲周公召公爲方叔召虎若謂天下不可一日無
公者則其生之榮而死之哀也顧不稱情哉始公
起家縣令卽馳駿聲旣郎武庫得參行邊使者幕
已能調悉虜情有請長纓封狼居胥之志比改職
方會 肅皇帝有事安南而公策交人必降不當

以重兵輕壓其境已而莫酋果組頸乞降

天

嘉悅當是時業以疆場事日屬公矣故稍遷藩臬
遂超拜登壇公年纔三十六耳屹與諸邊老將相
犄角以抗虜而異時首功之奏竟莫有先之者初
自甘州徙薊保自薊保還督京城九門自京城九
門出總薊遼軍前後所當虜若吉囊俺答尤號梟
點一與對壘無不遭挫衄者後聞公在師中卽齧
指遁去以是 天子益向意公暨召正司馬例不
出帷幄而他遣而猝有緩急徃徃 下諭閣臣輒

曰此事非楊某不可戊午大同被圍則命勅公而西已未薊鎮失事則又命勅公而東咸以墨練臨戎知庭臣中無右公者而是時南北秦犯赤白羽旁午於道而天子方居西苑長年之宮爲之食不甘味寢不貼席嘗祈靈伐虜而率愴恍難恃乃所恃以扞擲於外擘畫於內者惟公一人而迄淨妖氛以全收者定之績晚乃息公於銓部以董正百官而一時仕路復爲之提肅施及莊皇帝逮事今上荐都師保迄於考終嗚呼偉矣然非

肅皇帝知人善任烏能備延純嘏垂百世無疆之聞哉世徒言肅皇帝神武操下威靈所注卽鼎鉉大僚毋倖脫者若不免於用剛之過顧公出入於戎馬助勦之會而以其身孤懸於是非寵辱利害之衝者幾三十年矧有悍侯爲之孽佞輔爲之梗樂羊之篋計日至上前而命上終不爲之動色故夷考當時被法諸臣類以寵極而驕禍由自掇若悍侯磔而佞輔籍固臣負其君而君未嘗負其臣也乃忠讜如公才誠如公有不保其終者乎

宜其享有榮名爲中興武功第一而今之所以銜
恤於公者夫亦以典刑在茲假令公歷鹽山三原
之年尚儼然在位必能潛消滄訾而坐鎮波靡穆
如清風不益光 今上法祖之治哉而勅遺之數
若少靳焉茲公之所以可榮而亦可哀也學謨嘗
受公推轂者屢而鄖臺繼組實籍少司馬以彌縫
其闕乃今猥以筆札見辱而重以吾吳兵憲李公
某爲之授簡則安敢以蕪陋辭姑籍其平生所覩
記弁其錄以自幸附名於執鞭之末云

王氏族譜序

族譜譜族也族何以有譜也其起於宗法之亡乎
古者世及以爲禮則自大宗而統小宗自小宗而
統庶宗以卑承尊由親逮疎奕葉雲仍有倫有等
雖之百世而本支之傳可考而鏡也封建旣廢而
人始無生而貴者卽有貴者亦僅於其身止矣易
世之後能必其子若孫不夷爲阜隸乎能必其不
爲鳥獸逸而散之四方冒非其姓乎以故仁人君
子思收而卹之之爲難而譜是以不可已也乃今

之爲譜者類出於暴富貴之家彼方挾其卒然之勢而其力又足以賈諛口而據贖宗則有非所祖而祖焉者附離影響何所不至即如大江以南其氏族之盛疑莫如王氏而王之先得姓於姬一而已矣其後股分於列郡如瑯琊太原之類輒以數十計而譜王者率掇其顯而略其微則吾又安知其苗裔之所由來哉大都爲譜者惟識其所可知者而其所不可知者宜勿論也吾友汝賓王君頃脩其族之譜亦曰系屬於太原晉末始避地播於

閩之福清而居福清者曰蔡嘗登唐咸通中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水部郎中是謂王氏可知之祖故今敘爲第一世自一世傳至第七世代有聞人多取科第爲顯官死而皆葬於閩至第八世諱伯起者又自閩播於吳是謂徙吳之祖其子孫墳墓悉以吳爲土著而閩亦有葬錢唐長興者不復之閩矣其科第之數視居閩時略相等皆通在趙宋以前自十二世斗文領嘉定乙卯鄉薦後迄於勝國暨本朝王氏詩書之澤雖未漸泯而多以

行誼隱闡閭閻自十六世至十九世曰濂曰誥曰
汝賓曰脩吉第名隸諸生中尚未有發者世運推
移固當如是哉記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余觀王
氏世爲神明之胄故累代衣冠繩繩相繼若執左
契以待物者何其蒸蒸昌熾也而今則蔑如矣式
微之祚業已垂三百年而汝賓固畸窮士也乃一
旦慨然矢志於復始之業而務搜逸牒考故乘補
散亡於離披蕩析之餘而存文獻於兵燹殘創之
後著往詔來其氣勃然疑有翼成之者豈天將再

啓王氏也而遣仁人君子爲之開其先哉夫譜所
以收族也有以收之而無以卹之則其子若孫迫
於窮餓而夷爲阜隸逸爲鳥獸者固自若也譜何
爲哉而卹之之實事在後之能爲晏子爲范希文
者行且乘風雲而崛起乎是汝賓之所延領也爲
序而付諸梓

春秋經傳類事序

春秋者聖人之疑經也經無疑也曷疑之則以秦
火之斷爛而三傳傳聞之異辭也迺後之箋疏是

經者率祖其所疑以懸定是非遂互起而射覆焉
逮宋胡文定公嘗以春秋進御斷斷然致嚴於王
霸夏夷之辨即其志專悟主似矣而廼以儒者之
權輒加於天子之上則非愚之所敢聞也顧今博
士家則獨宗胡氏而胡氏之傳則多采摭於左氏
昔人謂仲尼作春秋以口授弟子而左氏因傳之
以翼經其說不見於魯論家語固無足徵信第其
書出於公穀之先疑去聖未遠而所載王朝列國
之事詞比之二傳特詳學春秋者既不通於經又

扞格於左氏將承舛襲訛愈無畔岸所謂筆則筆
削則削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考鏡耶吾友陳
子忠氏故有左癖每苦其事詞分見錯陳於魯十
二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紛紜龐雜世數差
互初學之士汎覽茫然有不能驟識其端委者於
是依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例提綱挈領裛輯而
總括之大都以經統傳以傳系經而更區別其本
末各為之類若王朝若列國遇一事則必究其始
之所從來迄於終竟聯合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

無煩繙閱無慮牴牾而脉絡條貫舉悉於照燭矣
善學者苟緣是以通經即微詞隱義已不得從游
夏之徒而口授之以釋其不傳之疑而筆削之指
間能存十一於千百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編
凡若干卷爲類九十有奇其揣摩積數十寒暑而
後成陳君於是乎苦心矣昔漢武號能表章六經
嘗徵海內文學詣公車奏對而當時董仲舒公孫
弘皆以春秋進迺平津竟用其曲以拜相而江都
卒以醇見踈然則所用非所養自昔然矣獨念之
世哉余悲陳君之兀兀遺經終其身無所遇而老
且窮也故爲之序而傳之貽同好焉

周胤昌集序

崑山周胤昌先生起家嘉靖庚戌進士而是時郎
署諸公咸抵掌而談詩其詩務極綺靡爭單詞隻
句之雄轉相勦襲爲名高其音響激越殊愉快人
耳以是海內少年爭馳騫之而胤昌浮湛水曹亦
以其詩遨遊諸公間顧獨不喜爲諸公之詩而時
時擁鼻微吟力追唐調其意要於自得不欲誇鬪

於人人而平生又善病力不能苦攻或旋作復輟
即有所論著稍不得意隨棄去故人知胤昌之能
詩者絕少迺胤昌之自許愈益甚於世無所推讓
也當其興到筆飛天然溢發譬之幽花自媚色相
俱空方是之時爲胤昌者又何意於人之知不知
而况欲其附影希聲俛首居人籬下博一名高哉
若胤昌可謂特立之士矣獨其旣沒之後篇章散
逸今伯子廷棟所收而梓之者僅得十之三四若
不足以盡胤昌之所長者於乎照乘之光取諸徑
寸世之珍異寧在多乎古之人不盡暴其所長故
能掩其短今之人強用其所短故并失其長昔李
獻吉選刻吾郡徐昌穀詩初未嘗多於胤昌而今
之珍異昌穀者顧不厭其少而獨取其精由是而
論胤昌之詩知其必傳也已

西征集序

西征集者爲華亭馮元敏氏所著元敏故黔中督
學使也黔直中華西徼距京師幾萬里而元敏以
吳人往始取道金陵沿舒黃而上浮鄂渚陟天岳

放於洞庭之野逗三苗而窺二酉遂迂入於貴陽而驚車延瞰幾周歷於羅鬼之墟矣而元敏所至輒有撰綴久之積至如千卷而皆得之於鑣軾間故以西征名集云於乎自昔文章之士抽思揆藻曷嘗不攬結山川之秀以摠闡性靈哉迺山川之委粹類不在於通都五達之衝而瓌偉傑特宏遐窈眇之觀徃徃窟伏於窮陬荒裔又必待其人爲之闢其大昏而宣洩其光明者若柳子厚之於永蘇長公之於儋耳是也彼二君子者咸以罪去國

邈焉投擯疑無所事事於其官故得騁其僂人之隙冥搜幽剔務以抉露玄黃之秘而時時出其曾中之瑰礪互與之角嶮巖而凌瀕洞故其文章不得不工由此觀之人之所棄固天之所啓也往元敏之郎司馬曹也大司馬所筴中邊機宜率倚辦元敏屬草草立具無一不中窺卻大司馬業推轂於朝矣而旁有辟倪之者故天曹氏姑以文鐸款元敏而仍播之於黔則僂人投擯之地也其險遠左僻視永儋不啻過之迺元敏意度灑然匪直

不以得黔爲嘆而顧幸以獲遂黔遊爲快即學官
廣厲非僂人之施施漫漫者比而元敏才高更能
以有事爲無事能斥其造士之餘畧跋躑於深谿
藜箐之間以恣其搜剔而所謂瓌偉傑特宏遐窈
眇之觀窟伏於窮陬荒裔者已盡被宣洩無遺巧
矣夫是以藻思憤盈而光恠溢出也向令元敏安
坐廟堂其耳目頤氣一無所感槩而第以空言泛
濫游揚於作者何當也然則文章之所由啓謂非
天幸哉元敏居黔蓋二年所會當徙忽一日念母
心動納符璽行矣昔王仲淹評隲文士之行於徐
庾輩病其夸且貪也而詆其文之爲誕爲煩至陳
思則美其深以典焉而本之於以天下讓而人莫
之知也夫夸者徇名故矜而傷誕貪者徇利故黷
而易煩人未有不泊然於名利而能以文章表見
於世者也若元敏者固以督學使讓而人莫之知
矣其文之不爲誕爲煩而爲深以典也獨攬結於
山川已哉遡柳蘇而上之吾不知其止矣

馮咸父詩序

華亭馮咸父以詩贄余而求爲之言咸父方少年所積詩已多至如千卷而以其言弁咸父之詩者皆世所稱大人先生莫不矜其早成而歎其才力之雄贍於是咸父之名日起顧咸父之所自得乎詩者其意不在於名也昔仲尼刪詩歷商周之際下上無慮數百年而詩之存者僅三百篇何其少也然又不著其詩之所由作與作者之人豈其有所缺佚哉迺說詩者因而補綴小序謂某詩爲某事作而作之者謂爲某人已屬傳疑至紫陽氏又從而辯證之斷斷然若寤寐孔子而得之於面承者似皆固於爲詩也聖人採詩第不過取其不詭於性情之正而有關於徃俗之大者以其依咏和聲可被之管絃使聞之者知所懲感而興以必爲善而不爲惡如是而已矣而又奚問其作者之人與其所由作也漢魏以來古詩樂府世以爲楷而輒歸之無名氏而唐人與裴迪酌酒詩或云李愷或云王維則昔之人固未嘗自怙其名詩之存矣名於何有自名勝而詩靡矣靡生夸夸生鬬鬬生

屬偽濫觴至今則有矯意安排而強相湊泊合詞
剿襲而不厭雷同是何作者之紛紛求多於世也
令世奚興焉興於儂薄興於誕幻已耳唐人詩莫
多於少陵蓋其平生間關窮餓瑣尾亂離以其身
一無所事事而用志不分故以死徇癖其詩不得
不多今讀其詩若親炙乎天寶殘創之會而想見
其忠愛惻怛之忱者何則以其性情境界舉歸於
真也彼感無存歿而必入其哀寓匪夔州而亦百
其韻此與添足吠聲何異而咸父之詩無是矣咸
父故出名家子自少遊就吳越佳山水旣弱冠籍
奏公車往來齊魯燕趙之墟而覽觀於宮闕廟朝
之盛所接當世之大人先生咸願折行而齒交其
經行酬酢瞻眺懷思意興所至輒形之篇什故其
詩亦多而余所取於咸父者爲其彪發於鉛槧膏
畧之餘而絕不蹈乎夸鬪偽贗之習殆工於求詩
而不工於求名者語云霜降水涸天根迺見衰而
斂之抑而精之咸父他日將自貴其少不貴其多
而其詩之必存於世可知也

別駕沈侯故家吳門其上世有漁隱翁者嘗傲陶
峴忘家之意日乘扁舟往來五湖間爲勝國時高
士暨入國朝子孫散處於攜李之武塘松陵又
益繁衍迄今二百餘年侯始起家進士自陵陽令
來貳於蘇領海防兵事間以詰戎之暇登楞伽諸
山已渡胥口迂楫於東西兩洞庭過莫釐得縱觀
於所謂三萬六千頃煙濤浩渺之際俯仰今昔冀
一訪漁隱翁之遺蹟而人代滄桑業已湮沒莫可

辨識四顧翹寨有隱然不能自喻之於懷者因自
稱五湖釣叟以見志云夫古之以釣名者足侈而
譚矣若蒙莊所陳任公躄於會稽之上投綸東海
者垂十年一釣而連六鼈或者以爲寓言不足徵
信迺磻溪之石桐江之絲則惇史之最著者顧其
人皆當窮阨無聊之日一則養晦以俟時一則高
尚以明志姑有所託焉而逃者也而侯之所處疑
非其時矣大來之會需材孔亟侯值經營之年膺
封疆之寄急病攘夷方日不暇給而顧欲以釣自

匿何耶余知之矣韓退之嘗病中世士大夫以官
爲家夫官非家也而以爲家計則有溺而不止者
榮肥之念將何底極藉綸竿瀟散之致以祛柴柵
縈牽之累茲侯之所以自靖也磻溪桐江由出世
而藏用世之畧侯當用世而生出世之心其揆一
而已矣雖然有意出世者世不爲我出也有意用
世者世不爲我用也大道本虛善行無迹翛然天
遊泠然風行宇宙大矣江湖廊廟誰爲畛域侯特
寓言耳夫又焉知釣者之爲是而不釣者之爲非
耶道法自然其有以進是矣時吳中諸公各爲繪
事爲歌詩以修侯之志而余僭叙其事如此

老子解自序

老子之書自戰國而下人多好之第其詞指宏遐
奧衍無所不該故解之者率如射覆至訛傳妄臆
流爲後世刑名養生諸家猶屬影響乃道家更矯
誣之推爲金書洪應之祖則謬悠極矣以是訾議
紛紛源流益舛唐之韓愈故挾小伎以詘大道疑
無足恠逮趙宋之世最稱理學大明奈何諸巨儒

互是已見喜於眇末千古而詆呵訕讓其詘老子
尤甚或謂宋人知德而不知道知誦法孟子而不
盡知孔子既不盡知孔子又安知老子宜其說之
牴牾如是豈其然與夫老子者衰周之聖人也當
其時文靡道敝彼已知中國之不可爲業向流沙
將避之以去藉令關尹不留之著書則身與其文
俱隱之矣烏覩所謂五千言哉固知五千言者非
老子強爲之也乃謂其以異端之教驅一世以盡
塗其耳目而導之於傾危權譎之習如宋人之

言則老子直一妄庸人耳而猶龍之嘆又胡然而
出於洙泗之間耶易之大傳即三陳九卦而一票
於憂患之處孔子因追慨於文周之所遇而傷其
有不得不然者故以易爲衰世之書而老子之生
去文周抑又遠矣則其心之憂患必有甚於殷周
改革之際乃不得已洞究天人之始終令人沿末
以求本而又重之以三寶之說若逡逡然寧抑情
以就勢者以其極重而不可反而姑爲之推挽則
何嫌於矯枉之過其視孔子之用簡用約用讓用

先進之意同乎否耶至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曹相國之遺漢文已明效大著矣而今之解老子者顧猶夢夢然昧而不悟何也大都宋人爲之障也而宋人之障惟蘇家子由能決之而沿襲子由者則又類剿西方之言以竄入老子夫西方之言以無言無其教僅可行之西方已耳乃老子之學自無出有自有入無因應無方固未可與無生家同日語矣老子嘗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夫以易知易行之道而必欲索之於宵冥無所稽據之歸以盡棄天下之實則又何貴於老子哉然則今人之推尊老子與宋人之詘老子其無得於老子一也予涉世久矣人心風俗日江河徙矣比於旣老而蒿目以觀囂呶在前能不益有味於清靜寧一之旨乎故暇取諸家註釋總括而折衷之以務求其是冀用世者攷證焉匪曰三代之治可廢也譬之療危疾者一七對症其功不神於君臣佐使之全哉解成付申甥用嘉校刻之而自爲之序

世廟識餘錄序

國家自二祖肇基暨於列聖垂統其間享國
之久宜莫如肅皇帝蓋在位四十五年而一時
文謨武烈咸稟睿裁更革變通超軼三五於乎盛
矣顧後來纂輯國史祇據日報書之即事有徵信
而微顯闡幽或無以仰窺神聖之秘何則世異
人異自與親炙者有間也臣爲郎實當嘉靖中猥
備侍祠之役每從丙夜後隨尚書奏對西內故聞
上起居頗悉而通籍以前則因故老口授尤多
採摭輒加劄記匪屬傳疑癸未歸田始彙而成集
視諸國史存考鏡題曰世廟識餘錄傳曰賢者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以臣
之固陋敢自列於賢不賢之間而千慮一得亦不
過修飾其所識之餘耳傳諸副在昭示來斯庶幾
獲覩嘉靖中興之業云

存介編小序

存介編者何徐子憂其悔吝而爲之詞也徐子杜
門之日久矣蛾眉匿影妬安從生然而猶不免於
多口焉是則悔吝之尤也昔司馬公居洛即兒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六
走卒尚交口頌譽之迺余老罹萋菲而荆棘之生
顧獨在於士友間其平生之有媿於君實者多矣
憎之不已患害乘之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夫悔
從內出吝自外至是非無常心隨幾動所謂介也
介而弗圖其憂將大故輯與瑯琊公往來書記錄
而存之因以存介名編抑之詩曰昊天孔昭我生
靡樂言憂也

塵餘編小序

蓋聞道無景響語有真詮是故惟美斯傳得神而

解切磋比之攻玉臭味同於斷金機或可乘則束
緼因而救婦勢有必至則凭軾遂以下齊匪麴蘖
而醉心勝笙篁之娛耳雖老氏存數窮之戒在子
與垂旨遠之文顧我何知猥慙先覺徒以久生人
世破萬劫之紛紜兼之稍涉典墳總羣倫而是正
每披襟對客輒指事陳情或援古以證今無嫌同
異或用雅而變俗不廢談諧詞取達意為工敦緣
罕譬而喻偶欣一得鼓四座之春風錯擬三乘颯
諸天之化雨滋其見解從我逍遙於乎近道之言

未可與於天子之宰相迎機而悟度無間於深山
之野人聲氣相求倘證生公之點石雋永成趣得
聞匡鼎而解頤則赤水玄珠非渺茫而難獲乃亡
羊岐路知蹊逕之不差傳諸塵餘珍於席上聊以
解慍當彼寓言亦兼之附與獻賦羣命而吳五
與垂歸有園稿序亦何賦野曠夫急野以又主人

歸有園稿為余謝事後所著詩文如千卷蓋當萬
曆癸未歲余承乏太宗伯猥以職事為齊天子穆
卜萬年之宮於大峪山議始就緒而言官謫余宜

乘時當循易退之義蚤自引次者余妨路之日久
矣因感其言乃亟從闕下上書乞骸骨天子
謂徐某好官不宜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詣閣下
勉留之而是時當揆者為余肺附之親知余畜意
已堅遂擬旨釋余負擔仍勅乘傳以歸人皆
疑當揆者遠嫌之過不無處余少遽而不知天下
事有外若相迕而內實相成者此之謂也蓋余既
去國而朝朝事日非矣議論多而攻擊繁興自是
以小則加大矣以賤則妨貴矣以淫則破義矣如

是者十年入朝廷之上不復見前輩典刑而當揆者亦揀過靡遑不能自安其位矣而余方處海上無人之境岑如也寂如也烹葵釣鮮之餘惟肆志藝園以快意耳豈老臣忍於忘國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宣聖之遺言固不可磨也是歲辛卯余年七十矣其冬忽嬰疾第沉沉而臥了無痛苦至明年壬辰兀寐而無夢者越九十日即平生所患痰嗽宿疾盡以除去而雙足愈健自是所居益深日端坐一榻不復窺見外客惟偃仰海曙樓中家設三餐獨中餐略沾腥氣其旦暮三餐俱純用齋食即盤盂之數亦有常度蚤眠宴起習以爲常余素不諳導引之術而此若有默授之者及取鏡自照則眉鼻雙耳之毫視前已長出兩三寸矣豈造物者真欲毆我於埃壙之外哉而是時有鄉里一二少年偶無故而見陵者其來無端其出無據彼固不知其所以施余亦不知其所以受人皆大駭之余笑曰此豈仙家所謂八難九苦之類與而余杜門之志益固矣兒子謂大人雖絕意於詩文而

故稿未可弁棄之也乃命收拾之以付小史而又
作是序曰此豈山家所贈小婦以苦之賤與而余

固不味其所以然余亦不味其所以受人者大類

二心平則無所而民勉於其來毋以爲出無辭於

歸有園稿卷之三

文編對首

前主而律之也亦夫聖其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不序非其極主而字之亦前知對也物不曰非其

辨其奉贈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王太夫人者爲今相國少師申公之後母也

師貴膺一品封肅綸綉輝煌耿燭寰宇疑天下之

爲人母者無以尚之矣是故居有帔霞紆王之

榮享有尚方水陸兼珍之奉豈不誠稱顯休隆赫

哉顧太夫人獨厚自貶晦則不翅荆布藜藿之歆

然也蓋其天性醇一絕無浮艷其治家斬斬具有
型範寧爲嗃嗃母爲嘻嘻往歲就養京邸少師未
明而入朝必肅衣冠而詣寢門外問無恙不旣
盱而退朝必肅衣冠而詣寢門內問無恙不于
于焉而承之色屬屬焉而聆其謦欬左右周旋必
得其愉快而後敢就子舍如是者以爲常太夫人
不曰非其所生而字之有所假借少師不曰非其
所生而事之少有失墜其母子之間慈孝天至閨
帷秘密即中朝士大夫或不能盡悉其幾微者居
久之太夫人忽一日心動有枌榆之思少師旣
留之不可則遣其子武庫君護之歸其遞遽所經
異時有司嘗築外館豐行厨盛共張躬負弩矢而
迎送之多擬非其據以候相國之母乃太夫人之
行即前故道而饒騎寂然雖自燕徂吳奄歷幾四
千里而竟聞無一人知之豈其迥若冰炭哉則以
暄寒之趨別而張翕之勢殊也逮入里門益復捷
戶鏑扁戒蒼頭毋得闌有所出入惟日課諸女奴
各拮据生理咿咿織作之聲至徹晦明寒暑無間

以是其家門屏蕭然不異未遇時而少師因得安
意佐理無絲毫內顧憂以太夫人爲之嚴君也昔
公儀休爲魯大夫而去其家之織婦儒者謂其遠
絕民利輒述之以爲美談乃敬姜之績文伯止之
因反覆民生勞逸之故教其子以治魯斯二者何
其說之逕庭若是哉嗟乎使織婦而可去也則卷
耳之采締絡之爲且以身親之而見咏於周南者
大都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雖閨媛之細行而王化
之基螽斯麟趾之祥實於是乎出不以其所見者

尤大而所及者愈廣乎少師之晉首揆事今大上
已匝十年所矣而方內乂寧百姓雍睦安攘底績
釁孽不生者其道何繇哉則以安不忘危遜而善
下畜積深而容茹大所漸被於太夫人勤嗇之教
非謏謏故也樛木之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婦
人非君子也以有君子之德則君子之矣若太夫
人者當顯休隆赫之時而不忘荆布藜藿之舊誠
無媿於周南之所咏故能不逾閩而訓行於天下
天下方怙之以爲大母樂只之稱福履之綏咸歸

之矣其既壽而康川至日升所以食少師之報者
寧有既乎歲之七月廿有三日爲太夫人六十之
降而少師遙祝於朝其二孫用懋用嘉偕諸姻
戚拜舞於庭下爲鄉邦盛事謨忝附葶葭之義宜
踞而稱觴焉爲之祝純嘏如此

熊慈母楊太孺人壽序

楊太孺人者吾邑令熊侯之慈母也慈母居八母
之一以非其母而字其子有保護之恩焉故均之
爲母也獨以慈稱云始侯之嬰而未孩也即失其

怙恃瑩瑩然幾無所瞻依矣而其世父封鴻臚公
者抱之以歸而是時楊太孺人方侍巾櫛於鴻臚
公之側則以侯屬而乳哺之而太孺人故未有子
而字侯以爲之子凡所以恩勤而顧復之者不異
其所生即侯亦不知其所從生也此太孺人生四
十年而鴻臚公見背侯之頭角稍稍露矣則益復
含辛茹荼以黽勉於侯而冀之成立其膏晷之課
暑祁之感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者乃侯亦惴惴莊
太孺人訓母敢少自縱逸以故不三數年爲諸生

又不三數年而舉於鄉連舉進士而姻黨間卒無以侯非太孺人所生告之者比鐫科籍奏之天府業母太孺人矣其後受選之嘉定則奉太孺人於官邸迨逾四年初滿一考上最於天官氏例當推恩所生 賜典行及之矣而太孺人始向侯語之故且曰吾非汝母也所以履一生以字汝者爲汝母代之勞耳茲 朝廷大事敢不明言而今媪冒非分之榮汝昧本源之思乎侯乃慨然歎曰嗟乎微太孺人則不肖何以有今日微今日太孺人之言則不肖其空桑中人哉因念無以報太孺人 恹恹然豫而不能決者累日則過而質之於余余曰分以微名恩難掩義夫寧從太孺人之令哉侯乃請於 朝天子俞之遂下吏部更正而 褒綸之錫象服之優悉歸於所生矣於是邑之學官暨諸弟子咸嘖嘖稱太孺人卓然有丈夫子之氣而思以慰藉侯所以不自安之心乃謁言於余余諗於衆曰是舉也太孺人有四善焉存孤仁也閑家義也遜封禮也始終不渝貞也仁以衛之義以則

之禮以成之貞以幹固之四善集而婦道備矣此豈可槩望於小星之賢哉古今稱閨媛之秀者疑莫如公甫文伯之母以其世席寵靈馴習有素故能辨土之肥瘠與民之勞逸以教文伯而文伯卒有聞於魯若太孺人固荆布之儔而妃匹之亞也其治內之政縱不聞於外而侯之為嘉定也能以豈弟之德羔羊之節宜於其民而民愛戴之謳歌之甚於文伯之治魯則太孺人之所以培瘠土相勞民而教之侯者視文伯之母又豈多讓哉即今未得與於 恩賜之數而養志之孝辭其名而居其實矣其所享寧有既乎時值太孺人六十之誕則共躋公堂而為之壽侯入而告諸太孺人于于而觴祝之世固有不爵而貴者知太孺人之心樂也

蓋蓄於前年教舒於後年備傳為序以敘嘆美以歐陽
此不遇此事亦難得此也

贈金外姑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往學謨領二千石於荊州而吾金夫人生二十年自崑山來歸因相隨之楚瀕行而辭其母其母囑之曰夫子治外室人治內中饋之事汝敬承之切

不令蒼頭輕闖戶外有所乾沒蔑賢太守之令名
夫人唯唯共命惟謹以是終三年而內外無纖毫
之玷缺則夫人之力而外姑沈太孺人之教也自
後敝歷所至其囑如前而余竟以功名顯得荐服
大僚冒 天子之寵榮而夫人亦累膺褒賜之

誥敢忘所從來哉比余請老而還其鄉里已屈指
垂三十年事而外舅濱州公尚無恙外姑亦逾七
十而筋力加健日周旋於濱州公之側未嘗見其
有倦容則爲之嫣然喜而歎二老人福德之無量

也居無何而濱州公棄諸孤矣蓋年九十有一云
而外姑猶哀毀骨立水漿幾不入口者逾時亟督
促諸孤營葬之而自輸其所費比葬畢而朝夕上
食則相對舉案儼若平生君子以爲有禮至其不
受子婦之養瑩然塊處第日課女奴緝紡以給燈
火熒熒徹昏曉以爲常則其至性固自有天植者
是歲庚寅行開九袞矣而顛髮如漆目光猶炯炯
射人佛家所謂壽者相也歲之九月十八日爲其
設悅之辰諸子女相聚於庭請介萬年之祝外姑

辭之曰兒不知吾爲未亡人乎而烏用是斑斕舞也霜露濡矣益滋吾地下之感耳諸女子彊之不得則以質之於學謨學謨跽而患之曰禮緣人情之所不安則禮之所由起也喪三年之內不敢請也喪三年之外不敢不請也矧九袞開而大齊至矣爲時幾何而令愛日之私愬然不加之意則何以生子女爲也且豳風之躋公堂稱兕觥常在禾稼旣同之後是歲歲爲其長老壽也乃今俗率十年而一舉之已希闊甚矣適十年之期而復過佚之於禮當乎於是外姑之顏色稍展勉下堂而就一爵而諸子之子若女若女之夫諸女之子若女若女之夫暨本宗之子與外姻之疏屬若黃童若白叟咸踰踰而來思以覲壽母之耿光而獻酬交錯遂勃不可止而邊豆大房賓從雜列無慮百數十人於乎何其盛哉昔魯僖君主一國其威靈氣勢自足以馴攝其邦之大夫庶士故能致燕喜以成壽母之名而詩人歌之也乃金氏自濱州公第以力田孝弟起家非有名位之顯赫而其家之

子孫世繩其武絕無紈綺之習無逸遊之好故其居前後左右偏於勢室爲近市必爭之地而恬熙雍睦晏然相保即勢室屢徙而建抱彌遐傳世以來鞏於磐石此豈直濱州公之遺哉而吾外姑之勤敏精密亦可以稱嚴君也獨燕喜一時之慶矣乎所謂俾爾熾昌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蓋於金氏卜之矣

贈憲副袁先生七十壽序

長洲袁繩之先生自弱冠起家逮於疆仕則已致浙江憲副事而歸其鄉且三十年而當萬曆戊子是歲正月十四日爲先生七十之降而其倩唐生正聲屬余言願述先生出處之槩以暴於世而介萬年之觴嗟乎予之言何足以重先生哉顧今之人不知世有袁先生久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非生而頽然不任事事者固當耄睨之乎因憶嘉靖中嘗與先生比肩而事 肅皇帝方是時幃幄用事者頗以氣焰炙人人爭附麗之而吾鄉尤公瑛唐公愛張公任暨予與先生五人獨

屏居長安東里矢相匿景於車塵馬足之間而率負其奇各開口而論天下大事至於中肯竅當名實則恒推讓先生而謂其才異日者可當大用迺今恍惚三朝時事數易而所謂前數公者多相繼淪謝第予兩人存耳而先生名位更齟齬於時卒不竟其才而止則國家之所以用人者可知也才難之說即孔子記之矣蓋匪生之難而用之爲難匪用之難而知之實難大都等之爲才也大治之世易見也故喜起歌而元凱登大亂之世易見也故攘奪起而韓彭奮若夫世不大治亦不大亂則士大夫方酣暢於宴安之適莫不自謂爲才高者釣奇卑者詭溷輒徒手而取人之富貴易耳而非非常之士既不求人之知而人亦莫之知也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道比比然矣獨先生哉始先生釋褐紹興推官以精嚴用法為名司理晉膳部以寅清佐太宗伯典禮為名郎其守荊州能先修百姓之急以馴伏悍王有豈弟神明之稱而最後備兵溫處也適倭人內訌屢奏首功不媿

文武之為憲方兵興之際南北需才甚急正先生自見時也苟有以度外知先生者順風而噓之將搏扶千里何所不至迺竟坐註誤失貴臣意一斥不復遂令弛然自放於陽山之麓五湖之濱而少年磊落不羈之雄第日與酒人博徒互爭氣槩於寬閒之野而坐費居諸以迄於老烈士暮年亦足悲夫顧先生才高而志逸即顛倒抹殺雅不為造物所窘當解組時探橐中裝無一錢携也先生更於飲博之隙輒陰斥計然七策之二以默施於家即十年不能三致千金而其家亦用以饒裕比於既老則杜門却軌不復與賓客通謁即郡邑大夫亦罕識其面昔先王養老至厯天子之身為老者饋漿執爵何其隆禮一至此哉夫亦矯人情好少之偏而釋高年多辱之垢不得不曲為之防耳今憲老乞言之事已廢於世而黃耆之徒顧欲超起濡忍僕僕然以甘下其少吾不知其何所為也然則先生又能以無用為用而鄉之典刑於是乎在其亦卓偉也哉為作是序

其本贈別駕顧君夫婦雙壽序

崑山顧君舜祥蓋與余同爲金氏館甥云世廟時嘗同宦於楚君領蘄州別駕而余守二千石於荊州荊與蘄東西相望越千里而遙也期會之使歲常絡繹於道自東而西則余問君之所以治蘄自西而東君亦問余之所以治荊意氣相許斷斷如也而君之夫人故於姊妹中年最長天性最友愛字諸女弟如女迺諸女弟事之亦如母而余家內人以遠父母而矐其姊於宦也故孌婉尤倍常時而輒以雞鳴相告戒也故吾兩人競能黽勉於職事頗不爲荊蘄人所厭薄而崑山人亦以是誇金氏門楣之盛居乂之予以註誤解郡而君尋致其事各歸於鄉里俯仰今昔忽二十五年所矣而所謂二十五年之間予幸再起逡巡仕路而君竟堅臥於家能斥其餘力與夫人一意教其二子君以嚴督而夫人以慈諭若樹稼而穠蓂之以俟豐年而二子者亦式克邁厲遂相繼舉京兆進士癸未同上春官而予方知貢舉見其翩翩然來也則

嫣然喜動顏色因念造化乘除之理畸於彼者或
贏於此以君之弗究於世宜其有子爲之似續而
義方侶後則余赧然慙之矣會是歲季冬之望值
夫人七十初度而君之誕即後夫人數月亦介杖
國之年而金氏諸小舅欲合享其姊與其姊之夫
於一堂而觴祝之而屬余爲之詞余惟詩三百篇
國風正始於夫婦關雎尚矣謂其婉盛美而端化
原和氣鍾之周祚所由啓也螽斯之振蟄蓋其驗
矣下逮列國淳漓朴散乖刺興焉以綠衣則戾矣
以日月則怨矣戾與怨俱而妃匹之際有安其位
而得其常者乎夫是以陰陽舛錯而壽命之期有
不能齊之而使一也即偕老之祝詩人屢形之寤
歎而率皆且然未必之詞矧夫嗣關雎而兆螽斯
於以趾振蟄之麻而揚光裕之烈若君之夫婦童
年授室白首齊眉琴瑟諧鳴墳簞迭奏蘭玉之輝
照暎榆景求之於輓近世誠難乎其儷矣詎非人
和旣翕而天地之和應之乎宜縉紳侈之以爲美
談也顧於崑山爲衣冠舊族自文康公以忠厚貽

家詩書之澤幾湮而空振者數矣今其裔孫同時
舉京兆者凡四人而君家實占其二然則復始之
會寧待五世哉異時科名位望焉知不有繼文康
而復出者君與夫人眉壽方未艾也行且俟之矣
爲書之作雙壽序

徐四老七十壽序

吾嘉推閥閱之舊必首先徐氏蓋自中丞公父子
相繼以進士起家迄於今垂百二十餘年傳數世
而衣冠不絕即非衣冠而高年子孫長裾大帶裒
然於里巷間言論舉止敦龐樸茂雅不失故家喬
木之風若余所善徐四老者則尤其族之白眉也
四老生而炯目飄髯豐頤大耳故符乎佛氏所謂
壽者之相而爲人坦洞無他腸人與之處若飲醇
酒旣醕而忘其醉則又默契乎養生家專氣致柔
之指以是行年七十而婆娑容與動似嬰兒詎非
天假之年以厚衍中丞公長世之澤者哉昔春秋
重世卿至於晉欒郤之後夷於卓隸蓋慨然傷之
矣而溯其殃咎之自則始於怙侈由此觀之富貴

福澤雖造物者持之以厚人之生而不爲之搏菽
愛養直飄風驟雨不崇朝止耳其何能久予去中
丞公之世也遠已不及見其行事而第聞父老言
公父子當隆赫時其爲長者特甚更以邑中土磽
稅重矢不欲廣市田業貽子孫以危故今之爲子
孫者僅聚廬相守生作自庸若常處於不足之地
則不得不藉詩書爲糶蓂計其進而仕者亦稍稍
見饒給廼布衣窮居以無征發故力政不過其家
以無爭鬪故終其身絕迹於訟庭人各美其衣甘
其食而晏處超然能自佚其老於太平之世若四
老者其祖宗之詒謀固不可誣也譬之山下出泉
初不見其震噴騰滴之勢而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者其源愈細而其流愈長也然則四老之以餘泉
爲號者義不有所取乎自余童丱之年嘗讀書於
其家之懷石山房是時四老纔勝冠耳旣余壯而
有四方之遊比遊倦而歸老於鄉屈指已五十年
事偶一至曩時讀書處其山房之叢桂扶踈芬馥
如故迺知日月無窮荏苒易得而余於四老俱幸

無恙數與徜徉於枌榆之隙于于然樂也獨恠其家久無以科第發者而四老之伯子方以明經都授弟子以其學取科第者幾有背屬也烏有能發人而不能自發者乎傳曰公侯五世必復其始今以其期考之則過矣復始之業事在伯子余將爲四老卜之而中丞公之澤當益大以遐也作是序

贈秦少說先生七十壽序

海上少說秦先生以是歲八月某日爲七十初度而其鄉之縉紳若方伯濬公輩將觴而祝之而謁

余爲之辭以余知先生之深也蓋當嘉靖中先生以計偕來京師時余適承乏禮曹與之邂逅焉先生丰神秀朗音吐清越望之知非埃壘之士其後先生通籍爲大行人爲御史乘驄露簡其氣勃勃可畏已爲用事者所不悅出僉浙憲其持法峻整有甚於爲御史時則又播而爲州郡小吏而余嘗遇之唐鄧間忠之少自貶損而先生終不肯利方以求合以是其志終不得少行遂投劾而歸歸後數年而余亦謝事還其鄉里先生歲乘扁舟浮吳

淞江而來訪余於祁水之上與之叙契闊道疇曩已忽忽三朝事何人世之迫促而日月之荏苒也先生雖長余一歲而觀其丰神聞其音吐視三十年前略不見有絲毫異而余之齒髮則衰憊甚矣豈先生故習於鍊形固氣之術而致然耶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耶今之談養生者類宗柱下乃柱下所謂五千言具在皆所以挾造化生出之原而推極於人事因應無窮之妙是故可以治身可以治國治天下何嘗專論養生也乃其所甚惡而深戒者則在於生生之厚夫厚其生者匪直服食遊居備極豐腴之類即留心黃白妄意冲舉凡求以益其生者皆是也故曰生非愛之所能養身非愛之所能存顧他日又曰長生久視亦有其道道之云者即孔子仁壽之說其理固然而其事未必然也夫亦曰命也有性焉以壽爲性者必以壽爲命性至而命不至焉十之三而已性至而命亦至焉則十之七也昔之最壽者宜莫如柱下而其道可推也已余嘗觀先生之進矣與朝廷爭是非

與宰相質可否蓋斷斷如也故議者以爲銳余又
觀先生之退矣支離之與處臃腫之與嬉蓋煦煦
如也故議者以爲隨而不知先生之銳非自折也
將以其身爲天下用則不復以天下私其身先生
之隨非自溷也旣天下無以容其身則亦以其身
藏天下故曰丈夫得志則駕不得志則蓬累而行
順陰陽之宜而不拂其性酌盈虛之數而各當其
時故其神無郤而精是以不汨其氣獨完而形是
以無敝先生之官柱下也而其道猶柱下也則生
之之長視之之義亦柱下耳由七十而進之又烏
知先生之所究竟乎嗟乎人壽之難匪難於今之
世矣即豳風天保常以是祝之君親而得數之多
顧每屬之畸窮困厄之輩而富貴者輒不得與焉
則齒角之分定也先生雖不得志於時亦稱富貴
人矣乃其後來所亨竟竝躋而兼得之豈不尤難
哉故余旣重諸縉紳之請而於先生不靳其言以
此

贈蜀左史子完龔先生九十壽叙

吾邑龔子完先生既罷蜀左史歸其鄉八年而當
萬曆己丑先生已進開九袞矣而其聰明彊健尚
能與壯夫爭氣槩客至飲酒則樗蒲陸博諸行酒
具雜陳於前當其酒酣興溢呼盧奪雉之聲往往
徹於戶外不夜分或達曙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
客曰先生勞矣盍請息乎不應而語以門外事即
昏昏不欲開明於世若遺之也而少年頗疑先生
之所爲則間以質余余輒然曰下士聞道而大笑
之固宜其然矣而不聞先生少壯時之所爲乎先

生固沉毅彊直人也事輒信心而行已之所是人
以爲非先生不爲之俛已之所非人以爲是先生
不爲之仰父故長者以不訾省數負公帑而先生
始辟公車視其家罄如也業窘無所之矣乃日夜
苦心曲爲之營幹凡彌縫於艱危迫蹙之際者數
年卒不脂於人而逋責辦具閔若鬼輸竟脫大人
於難人以是謂先生爲孝子其計偕時同舍生兩
人嘗先後沒於客人或懷疑却顧先生獨哀臨其
側親爲之周舍殮以還其家人以是謂先生爲義

士其爲詔安龍南兩邑令俱屬盜衝始詔安山海之賊挾倭而閔先生躬擐甲而爲之內捍外禦計無餘力忽一夕賊劫其少子去先生屹不爲動既徐伺賊間殲之而奪還其子倭懾先聲尋遯去而會虔中適有三巢之役其督府上書於朝願借先生於龍南而龍南之首負固累世數首鼠以嘗我先生至故示之以腹心時策單車入其窟與首同臥起令其不疑乃相約納其歲輸因款附其質子其後三巢次第剿平則以先生爲之地也人以

是謂先生爲文武之吏夫以先生所爲若此當是時有亟爲之推轂者令邁會颺起陳力宣猷其能爲國家備緩急無疑而乃偃蹇賊中垂十五年而先生稱倦遊矣比萊州需次天曹郎多後來無復檢括先朝事者而先生遂不免有萬里之行即蜀爲高皇帝寵子所都其提封沃衍諸從官體貌崇重不與諸藩埒乃悠悠曳裾日隨諸侯王以衣食於租稅而平生所注厝顧使之抹檄幾盡豈其心之所安哉故浮湛久之而先生拂衣歸矣

歸而益自杜門偃仰一室已絕不作殷中軍咄咄
書空狀而第以去鄉之日遠撫時觸事不無江河
之感而求以息陰避景則不得不自溷於飲博間
以苟同於時俗人之所爲夫亦自信其心有以爲
之而無以爲也昔老聃氏不嘗爲周柱下史乎暨
歸流沙留書五千言則諄諄於和光同塵揣銳解
紛數語學孔子者或鄙之然以之處穢俗防衰世
其說烏可少哉故曰道大似不肖先生之學已識
其大者夫是以其精混而不淆其神運而愈王可
以保身可以長年而知先生之壽未有艾也鄉之
諸大夫士曰善乎子之陳說龔先生也而是月十
二日爲先生降日請書之爲祝嘏之辭

贈梁封君壽序

往余守荊州既三年坐持市租忤景恭王指投
劾去去之日荊州諸父老猥不以余之無狀相率
携其家之旄倪爭以頂支輿板而送之沙津之澣
無慮千萬人而是日爲之罷市余諭之曰此三代
之民心也奈何世無三代之吏治哉而第以虛糜

重辱諸父老則赧然而慙之矣自後從家再起凡迂
轍於江漢之郊者又十有九年而逡巡跋涉遂馴
至大僚則皆以荊州爲之發軔也今幸老歸其鄉
矣而翹褰瞻矚夢寐懷思固未嘗一日釋荊州也
蓋屈指業垂三十年而所謂三十年間異時諸父
老長子及孫豈無取科第顯融於時者乎儻然遇
之與之陳說故事庶以識余并州故鄉之感而願
莫之遂也前年聞梁侯自江陵來爲潤州司理潤
州去嘉定越五舍而遙聲聞未易具達而余又以
杜門故未得扶杖一謁司理常以爲嘆今年冬司
理承直指檄將有事於吳東而吳東諸郡縣若太
倉韓侯崑山呂侯嘉定熊侯次第負弩而逆諸境
上且以司理家有尊人稱封君者春秋八十一高
矣而蜡月之廿有七日適屆其懸弧之辰圖觴祝
焉而屬余爲之詞嗟乎若封君者豈嘗扳送余於
沙津之滸者耶當是時計封君之年僅逾艾耳今
見司理取科第顯融於時於吳人儼然呼大父母
矣何日月之荏苒而余之寢迫於衰憊又可知也

而三侯之言曰封君者故衛之汲縣人以父爲沙市巡徼官旣任滿而沙市之民德之因留家不去故今爲江陵人自少雅慕豪舉善騎射不爲規規瑣屑之行中歲隱於賈四方之爭時者必歸封君以聽其質劑晚更絕葷酒嗜無生家言泊如也茲非布衣之雄乎以鬱而未發乃竟驗白於其子而其子之爲司理吳人稱其宅心恕而用法平凡經其讞鞫者類自以爲不冤則又其素教使然宜其附青雲而享有遐壽固所從來哉夫荆楚都四方之中長山大川風土佳曠故昔之豪賢往往視爲樂國恒願託迹焉若王仲宣杜少陵其著也顧其後未見有顯者乃封君得司理爲之子姑無論江山文藻追軼後先而異日者躋膺仕勒鴻伐鐘鼎旂常光掩僑籍即沙津褊壤將倚以爲重而司理父子之榮名寧有旣乎予不識封君姑以三侯之請得藉手以報沙津之役而因以謝諸父老曰太守無恙尚能爲梁封君作壽序云

贈唐母某太恭人壽叙

昔者三代盛時王教大行羣生鬯遂匪直陽德茂也即閨媛隱側具能以聲聞徹之天子若二南之始風於關雎鵲巢尚矣而其他閭巷謳吟率不越乎筐罍錡釜房帷床第之事至爲瑣屑而輶軒之使猶得採之以貢俗夫是以婦人之善無微不章也周衰而王迹熄觀風之典缺如矣其閭巷謳吟亦不復作即有敬姜文母之賢第沒沒終其身已耳烏能出闔閭而風行四方哉而或以其夫與若子之貴也貴而且賢也其功德施於民而民尸祝之而社稷之也夫然後推本其襄助之由儀刑之自而朝有褒禘野有頌歌此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而施後世者亦僅僅罕覯矣乃余觀於吾郡司理唐君之母嘗誥封恭人今稱太恭人者詎非彤史之選而國家所藉以維繫世風者哉始太恭人以潭州右族來歸於司理君之父大參公當是時唐氏故饒而太恭人更以勤嗇佐之於是唐氏益饒而大參公賴之以歛歷中外垂二十年所在焯著聲績而卒以廉明顯已大參公遽喜賓客而唐

氏之門閥寢寢墜矣而太恭人籍大參公之遺益
黽勉司理君而夙夜之至躬紡績與之共膏火而
相課而司理君遂逾弱冠而成進士出襄大郡儼
然融顯矣而唐氏因復其始太恭人以一身劬勞
兩世而目擊於盛衰之際其締造之力可知也以
故司理君時時以爲念而所部州邑諸大夫故德
司理君將爲太恭人稱萬年之觴而無以爲之辭
則徵余而屬筆焉而余故楚之輜軒使也宣昭令
聞固其事矣則何辭以張太恭人哉夫潭州介洞

庭衡嶽之交密邇江漢其長山大川風氣鬱積

積

磅礴而流行其神秀所鍾必有攄其幽而發其邃者
則大參公父子駢映後先足當之矣而太恭人之
所以締造唐氏者肅雖慈儉誠無媿於敬姜又母
之風陽德茂而陰教行地靈之會其所從來不既
遠乎而抑予又聞之刑獄者生人之大命係焉而
昔人嘗以其用法之寬猛占知其身與家之興替
而司理君之爲理也望之恂恂儒者而其中介然
施之讞鞫一歸於平而過從其宥疑從其輕則大

歸有園初 文編卷之三 五 三百二十八
都長者之所爲也吳之人業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矣假令于定國之門可驗而司理君獨不能怙太
恭人而益之算乎則爲之歌南山之詩而太恭人
始爲令妻終爲壽母日見其子于于焉饗殮於其
側而坐享眉壽於無疆其燕喜宜何如也則以閔
宮頌之可乎諸大夫曰善而是歲三月某日蓋當
太恭人六十有二之誕而因以其辭進云

贈楊母太孺人壽序

國家以科貢二途取士士占其一途者皆可榮其
身以漑及其親乃貢途之跋躋視諸科目其艱難
十倍蓋自諸生而餼於廩舍又自廩舍而薦於南
宮已不知其歷歲幾何比需次而得官則其年常
在古人彊仕之餘與命爲大夫之後當是時即有
升斗之養其親能待之乎以其不能待而間有壽
而獨存者則希闊之遇也茲固孝子之所必矜而
愛日之心所從生哉邑博贛榆楊君始貢於禮部
余方在事而是歲同赴公車者凡千五百人有奇
而楊君在衆中固未深識之也其後二年予蒙

恩賜歸鄉里而楊君來爲嘉定校官見其衣冠甚偉充乎其隅而鬱乎其居其人類有道者因訊其世知其家有老母在春秋若干高矣非所謂壽而獨存者耶則同時千五百人所不能盡得之於楊君者也不誠稱希闊事哉乃楊君居常悒悒若以去親之遠爲嘆者蓋贛之於嘉雖同隸南服而相距在江湖千里之外楊君以一校官之力其勢必不能携親而逆之養宜其飲鬱於懷無以自解也會今年二月某日屬其母設悅之晨而諸生張某

輩樂楊君之教圖所以遙祝之將娛其母以攄揚君之思而丐余爲之詞陟屺之詩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此孝子行役思其母而不得見故登高以望因想像其母之所以眷囑其子者尤無已也夫皇華之使銜命而出即簡書可畏而至止有期非若居官守職其遷徙不可以歲月計也乃其母子之間相念而相戒者猶諄諄於上慎旃哉之一語慎之云者即孟氏守身事親之指也彼行役且然

矧今無數譽髦之責方屬楊君顧當怠於所事以
貽其親之憂乎乃楊君之爲教不數月而士心嚮
往焉已蒸蒸如是是真能不失其身者矣其母聞
之未有不暢然而愉適者也藉令楊君少年博巍
科驟躋膺仕或怙其寵靈無所顧藉即日羅親之
側啗以鐘釜飾以袞繡祗益其戮耳若楊君者知
其必爲此而不爲彼也而聚順之本引考之原固
於是乎在宣氣導和其母之壽政未艾也觴祝之
禮奚必周旋阼序間然後稱孝哉楊君勉之而已
你是序

贈沈六丈六十壽序

余自請老還里中裹足匿影思得故所往還者爲
世外之游而間求故所往還之人銷滅殆盡即鄰
吾而居者亦多轉徙它去相望數室之內獨沈君
碩卿家宛然無改其舊耳而兩家兒子更以意氣
相傾洽文絜之漸摩飲食之徵逐無朝夕間也以
故君與余更以世講故最久最暱會是歲八月七
日屆君六十之降諸游君父子間者謀所以壽君

而介余見以文請因憶嘉靖中余與君之伯氏侍
御公同舉進士繼有姻婭之好當是時侍御公兄
弟三人而君爲其季方以英年游庠序余視之蓋
駢肩輝映不相亞也俛仰今昔詎意遂成四十餘
年故事其間浮湛聚散所謂銷滅而轉徙者亦理
所固然而今且見君之開七袞而余益老且僊矣
君爲人身長王立廣額豐頤謙飭而雅醇坦洞而
無它腸其言恂恂其躬若局春而無所容蓋廩廩
德讓君子焉沈氏故江東鼎族至侍御公復振之
稱隆赫矣而鄉之人凡陰相炙附者其德色可觀
而君獨闇然居約能不怙籍寵靈以薰灼其閭里
逮終侍御公之世外侮焚起而仲氏竟以訛言罹
虎冠之厄爲深文所中君爲之力居其間傾橐篋
難曾不少恡故怨家亦無有睚眦君而闌及之者
人以為長厚之報然君自是稱倦游矣乃斥其緒
餘一意訓督其子已諸子並翩翩以文藻聲起士
林則君因謝去諸生而閉門藺出塊然燕處于一
室之中日惟口授諸孫句讀而已非造其門者或

經月不見第與余彼此數以壺觴相餉而輒升其堂見阼序之除以潔也童僕之隄以肅也家庭父子之相顧而于于而處洩洩而樂也與諸孫之繩繩螻蟻齧然頭角之爭露也余盖有私羨焉而若獨歛然其自視也其眉可察其語終不能舒也若有甚不足于中者余殆不得而知之矣昔老氏著書視世間萬有一歸於無故用持盈揣銳之說以防世械而至論重積德則以根深柢固為長生久視之道盖處世引年理固一而已矣迹君前後異時饒乏異勢而均以不自足之心處之故無盈可持無銳可揣已深得乎不辱不殆之指而善建善抱之德施于來嗣培深而積厚固宜其家之用昌與其身之可久而福澤綿遠所從來哉抑余有以進于君者夫禮五十而始稱壽而又加之十年則甲子之一周也人之盈數也躋之而七十則古稀矣又躋之而耄耋而期頤則大齊矣稀與齊從其所不可必而古人得之以為幸也君少歷於富貴而晚適于康寧其見在之年姑無論他氏即較君

之伯仲已過其曆方形完而氣固色澤而神王天
錫難老其為稀與齊之數已不待言而蘭芬玉潤
交映庭階當必有趾侍御公而上濟其美者而門
祚之庇知益大以遐也乃君之心尚如曩之不自
足焉是反失乎老氏之無而適執乎世人之有矣
此胡然而然哉請歌唐風而執爵焉蟋蟀之詩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君固良士而瞿瞿而蹶蹶也
者而易不為休休乎諸君子曰徐先生之言進于
道矣請書之以為壽序

歸有園稿卷之三終

柯成名寫

歸有園稿卷之四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費記

野燔南還記

余之投劾還山也蓋亟承俞旨仍其勅乘傳以

歸頃年大臣去國所不能盡得之於主上者人

謂庶幾有始終云先是上將穆卜萬年之宮於

壽山詔禮部舉群臣中有能諳曉堪與家

言者疏名以聞余廼舉納言梁某應詔而梁某

者因陰挾其術從中貴人干進比入山則好與諸
甚與家競短長幾於攘臂而故擇其地之尖削僻
奧者自繪八圖以獻而附之說謂長景二陵
葬非吉壤致仁宗短祚英宗北狩殊恠誕無
當縉紳頗傳之以爲笑余方悔舉非其人又恐其
彊執已見令他日是非靡定必勞萬乘數出所
費不貲稍阻其銳覆閱之役不復奏之同行其人
不勝慙恚遂上書螫余上惡其陵肆奪之俸三
月余不復置辯第疏請求去而已上不允已復

疏復不允尋護駕詣天壽山十周歷諸堪

輿家所開奏地已降勅其以大峪山爲壽宮則

從禮部所公擇也暨迴鑾加恩有差而梁獨不

與度無所容則愈益惶恐會部覆書院疏咈言者

指而梁黨因嗾之上書以速余之去而上意猶

逡巡未忍遽去余也令張司禮宏赴閣取旨而

當事者揣梁有奧援脫於上前有所闡及禍且

滋蔓竟擬今旨以曲示保全云是爲萬曆十一

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余始其陛辭而

是日適有謫梁者。上素怒梁狂謫，且其術亡驗。即傳旨褫梁官，更錮令勿再用。似重惜余之去者，命下外庭無不手額頌。天子明聖而當事者亦自是釋弩影之疑矣。十七日余始發都城。是日雪後微晦，太宰楊公巍合九列諸公餞之。宣武門外故事九列去國則居者出餞於郊，而頃年以惜費故多廢不舉。迺行者常負氣亦悻悻去，而楊公特爲余復茲曠典。余亦驩然就諸公判袂，而楊太宰暨少宰沈公鯉、南大司徒魏公學、曾大司寇。同年潘公季馴、大司空楊公兆、御史大夫趙公錦、成國公朱公應禎，又各自有專餞，而同鄉分郡分縣之餞亦近來所未舉者。而太常以下諸卿貳則例不舉，餞與門生故吏揖別於道左者，輪蹄填集不可勝數。故都人指余之去爲榮。最後禮部之公餞設於慈恩寺之西方丈。余與新宗伯陳公經、邦少宗伯高公啓、愚朱公賡暨諸郎吏交拜而別。而寺僧出供清茗，因念往年入貳司寇時常主其室。今交睫五寒暑，見余之倏而來，又倏而往矣。出西

郭門門生驗封郎今張君汝濟遲余真空寺時已
薄暮爲暢飲佛燈前語未盡而別張因留宿寺中
而余馬首南矣行至蘆溝橋良鄉王尹道定遂余
於道即辭叅京兆尹去比漏下三鼓抵良鄉良鄉
故疲邑復以尹出而縣丞張滾者匍匐支吾至不
能具薪水而是夜寒甚家人擁星火燎而達曙余
因誦唐人春明門外即天涯之句爲之憮然十八
日晦發良鄉申甥用嘉來別十九日次涿州守張
應舉以病不出是日水介至午不消家人指異之
問余此何祥也余愀然歎曰後必有大臣當其災
者年家陳指揮自新來謁余入貳司寇時陳嘗贈
余騶棍二隼之京五年茲屬其家領去以示余必
無北意順天撫院翟公繡裳遣人來致贐餼余受
其餼而以書辭其贐二十日次新城定州趙同知
應奎來送趙故沙市巡檢爲人有幹局嘗脫余於
景藩之難後平高雞寨賊三千人及擒土酋黃
中以功超拜今官比老落職家居感余舊恩猶往
來不絕二十一日大雪發新城行至白溝河宋都

運豸自容城携酒肉餉余宋故鄖陽守余督撫時嘗薦之不及大用尋被廢與之道故良父贈之詩別去薄暮抵雄縣李尹一心郊迓宿公署二十二日微雪發雄縣申刻抵任丘而其尹胡格誠者故常州理官至是左遷十年過客多苦其陵傲比供張余亦草草僅成禮知爲強項吏也同年劉僉憲勃携酒肉來餉語及昏黑別去二十三日雪始霽發任丘未刻抵河間燕守好爵郊迓次公署以幣交辭之是日見邸報知黃給事道瞻論南北兩司

馬南臺孟御史一脉論時政俱被外謫二十四日晦發河間出城一里值河冰役夫用塌車支輿從冰上度十五里疾於奔馬未刻抵獻縣張尹汝蘊郊迓次公署同年唐正郎世隆來謁唐少余一歲而衰態已不可支知予之憊更甚也二十五日微雪發獻縣馳二十里天始辨色餉富莊驛亭午抵阜城郝尹桂芳郊迓阜城故荒鄙其尹稍能周旋亦才吏也是日爲一詩荅鮑遼張督府住胤見贈二十六日晦發阜城薄暮抵德州胡守應禎郊迓

督糧主政王君一鳳亦出城勞苦余次公署武定兵憲吳君之彥濟南守李君伯春各遣人致餼贐吳太倉人爲曦兒姻家李上海人故刑部司屬也二十七日大雪發德州未刻抵恩縣傅尹崇明郊迓東昌蕭守應宮遣人致餼蕭常熟人亦故刑屬也余受而轉餉同年紀大參公巡家紀物故久矣故同座王其弟某亦持雞酒報謝辭焉二十八日晦發恩縣未刻抵高唐州州守唐九經郊迓次公署山東撫院陸公樹德遣人以書致餼贐公華亭人自計偕時相識後官太僕與余頗莫逆書詞稱余之行謂君恩臣節兩無負矣余甚赧焉即裁書報謝併寄近刻春明稿一部而時公業上書請告矣二十九日發高唐州是日始見日色須臾復晦薄暮抵荏平王尹國弼郊迓次公署曹濮兵憲金君應照遣人以書致餼金長洲人故亦刑屬也餉後發荏平薄暮抵東阿其尹楊起元以病不出次公署宿焉三十日晦發東阿未刻抵東平州陳守國華郊迓次公署陳常熟人往爲南比部郎嘗

作吏贈其僚友語侵江陵後考功阿指置之謫籍
淹今官云十二月初一日晦發東阿陳守送之郊
亭疑余爲其鄉人所擠詞意頗不平余曰即察之
愬行亦命也况事涉微曖乎遂相與一笑別去亭
午經汶上王尹紹先郊迓餉後發汶上薄暮抵兗
州宋守諾率其僚屬郊迓次公署是夜宋具酒肉
餉余宋故亦鄖陽守後調河南府乞終養服闋家
居久之余嘗力薦其人於銓部今起補充兗州因德
余甚故其意殊繾綣是日馬大參顧澤以書來致

餼馬長洲入嘗代余爲湖臬屯鹽憲副同日山東
按院吳君定以書來餽贐辭焉初二日大霽發兗
州木刻抵鄒縣入其郭聞無一人候者頗訝之後
津吏來言縣官以謁新守上府矣初三日復大雪
將發鄒縣而縣尹馳至迺故刑部辦事進士許守
愚舊屬也余知其未解事不深罪之固以幣交堅
却之去是日冒雪謁孟廟薄暮抵滕縣楊尹承文
郊迓次公署宿焉初四日晦發滕縣薄暮抵臨城
驛少司寇舒公化附書來訊時公方北上次濟寧

舟膠於冰止馬念余之去國迺遠致慰藉而是日
守道趙少參楫亦遣人餽贐辭之初五日晦發臨
城途濘於雪役夫不能支輿凡顛者再薄暮抵利
國驛陰靄彌望駸駸逼江南氣候矣徐州兵憲莫
君與齊遣人來迓初六日大霽發利國督糧主政
姜君士昌亦遣人來迓姜丹陽人其父司成公寶
嘉靖間與余有同朝之雅薄暮度大河時河水業
半泮矣孫守養魁郊迓余入貳司冠時孫已蒞徐
至是以河工告成擢兩淮都運同知仍領州事云

是夜姜莫二君享余於東署仍以幣交辭之初七
日大霽余登署樓望雲龍諸山井煙四起澄朗如
畫爲題二詩是日因家累途困暫假息於彭城而
武進唐君鶴徵以赴京倅來謁唐故以膳郎外謫
至是得量移而余以舊屬故飯焉初八日晦發徐
州姜主政莫兵憲送至郊亭語移時而別亭午經
桃山驛薄暮抵夾溝驛宿焉初九日晦發夾溝薄
暮抵宿州吳守文光郊迓次公署延守語知爲高
安吳文端公族子頗能道文端家世文端諱山蓋

余郎祠部時堂卿也初十日晦發宿州午經大店驛薄暮抵固鎮驛宿焉十一日晦發固鎮午經王莊驛申刻抵濠梁大霽臨淮陳尹民性郊迓次公署鳳陽守備韓常侍壽遣人致贐餼余受其餼而却其贐少選馬按君允登時駐盱眙以書來致贐余在京邸與之有故亦以例辭而盱眙尹喬杞者荊州提調門生也遣人來告以按君駐節故不得逆余境上而是夜月微明李方伯心學來候十二日晦發濠梁迂道入臨淮城報謝李方伯午經紅心驛薄暮抵大柳驛宿焉十三日霽發大柳午經池河申刻抵滁州江守惟大郊迓鄉友龐君應鳳爲滁學正亦迓諸郊次公署龐來謁語至夜深而別十四日霽將發滁州而太僕卿毛公綱少卿尹公瑾來候致餼且治具享余余辭焉旋報謁而去行三十里龐更具酒食追送余於候館久之而別薄暮抵六合而其尹陳載春者逆余城北十里供張頗都次公署宿焉十五日晦發六合薄暮微雨抵儀真揚州府倅李廷楚適署縣事郊迓次公署

而上海人艾大參可久來候時將之任陝西而艾
往守衡州爲余屬頃又會於京師與之劇談時事
愴然別去十六日大雪寒甚家人縮慙不肯行而
余亦病嗽遂留儀真一日是夜家人來迓十七日
微霽發儀真午抵瓜步乘利風渡江見金焦二山
離列水上若候余者然而山僧來覬中泠泉申刻
入舟鎮江守吳君攜謙丹徒徐尹桓來訊尋假郵
亭報謁而撫院郭公思極按院邢君侗各遣人以
書逆諸境且致餼焉十八日霽發鎮江薄暮抵丹
陽泊城外十九日霽發丹陽薄暮抵毘陵常州守
王君三錫來候王故刑屬往以失入周荷花事觸
上怒而余與尚書極力周旋得外謫至是四年
始陟是官而王以過客視余殊不見繾綣意而武
進孫尹一俊亦來致餼二十日霽發毘陵時糧艘
梗道舟不能前因訪同年白少卿啓常於城南十
里留醉一日而別公故禮部同僚而其家園亭最
古最勝余往來南北必經其門流連欵曲未嘗不
信宿淹也吾庚戌同年蘇常二府蓋二十人今歷

三十一年姑無論宦途即存世者惟余與公暨錢比部有威僅三人耳二十一日霽發白家橋申刻抵無錫家兄率諸姻族人來迓李尹復陽逆諸舟中李癸未知貢舉門下士也而座主華學士公之諸子遣人來再余以門戶計囑李尹而尹領之去二十二日霽發錫山午抵滸墅崑山尹劉君應龍嘉定尹朱君廷益遣人來迓薄暮抵姑蘇守朱公文科暨其僚屬來候諸金閭舟中二十三日霽詣府縣報謁及弔望城中諸親舊撫公以避言杜門

不及相見凡宿金閭者三日二十七日霽發金閭薄暮抵崑山大雨劉尹郊迓致餼是日即造金氏謁外舅姑咸掩口笑余以黑髮去白髮歸也二十八日微雨留崑山時南光祿卿顧公章志將赴留都聞余歸特爲留行是日飲於其家其子檢討君紹芳侍坐賓一人主二人道故驩甚二十九日晦留崑山外家諸子壻共享余而外舅時年九十猶在主席能周旋杯酒間一不缺勸酬禮三十日晦是日歲除宿舟中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晦晨起行

祝釐禮於舟次劉尹暨諸縉紳俱詣候舟次悉辭以疾不及會而是夜發崑山初二日微霽抵太倉周守一鵬郊迓是日即入城弔王封君之喪及候同年季廉憲德甫王廷尉兄弟世貞世懋已王廷尉兄弟與王少宗伯兄弟錫爵鼎爵咸詣舟報謁致餼是日即乘潮放舟東下宿於鹽鐵塘初三日微晦發鹽鐵塘舟泊西郭朱尹率其屬與三博士勞諸郊亭余遂反舍瞻拜家廟享姻族人如禮蓋余生二十九年而入仕三十二年而得謝而所謂三十二年

之間涉世之迹頗備諸難不意晚年猥承意休運叨冒至此實非始願淹延日月常恐不得奉骸骨以歸迺今竟以微言弛擔比於生入玉門之請抑自幸矣而是役也為日者計四十有七且風雪晦冥居其十九而經途遞遽之需凡用縣官綿錢不知幾千萬億故得釋於疲頓免於滯淫向微而聖恩則咫尺猶跼烏覩昔人畫錦之榮哉顧溝壑餘生靡由報塞徘徊三徑不覺怱然內媿作南還記

遼廢王事紀

遼廢王憲嬈者。高皇帝裔孫也。其始祖簡王初國於廣寧。建文中以嫌請改內地。願削護衛軍。辭祿米萬石。而僅領行糧二千。詔許之。乃徙封荊州。以故其國素貧空。不當於諸王國。蓋六傳而至莊王。是爲憲嬈之父母宮人王氏。莊王爲人不慧。業益大墜。憲嬈生而機警。自少即忮動。不檢嫡母毛妃畜之嚴。而務搏縮其所爲。不令見一錢也。憲嬈爲世子時。常鬱鬱思無以逞恨。不得一日爲王。脫毛妃左右。比襲莊王封。鄙其父弱。遂銳意豐殖。恣行漁獵於其國。國人苦之。自是不復受毛妃要束。凡宗儀有犯者。輒笞辱之。必索賂而後已。而貧者不能得賂。則幽囚之。或致之死。宗儀不能堪。已發其陰事。馳奏之。朝有洩之。憲嬈者遣人要寢之。然自是束濕宗儀特甚。會毛妃薨。而生母賤。愈無所忌憚。其沉湎荒淫。遂不復有人理。常羣女子環而絙之。染間盡褫其衣。而軒其胯。仍自絙其中。令小內侍白下推而送之。以中其陰者得幸。幸一人已。則更幸一人。週而復始。期於興盡方止。而憲

燦又自詫嫺於文墨時時作艷曲以鳴得意謂江左風流莫及也嘗刻其圖記有不是富貴中人語識者已占知其不終云中歲以瘍毒蝕其莖其勢盡去而併潰其準居常則用黃蠟護其潰處暑月穢氣騰發至不可向邇而憲燦乃自羞其形穢更不欲接見外人而自狎其所昵戲於宮中當毒發時痛不能旋趾而憲燦猶自負其矯健故闊其步乍于而疾走左右導諛以爲龍行也他日大王必爲天子客私謂之曰豈爲其嫌於無陽也而故稱

龍耶聞者大笑或傳之憲燦憲燦亦大笑了不以罪客而是時憲燦未有真子揣諸宗儀必謂其勢去已無生子具而乃佯競於男色以示可用日蓬跣而乘肩輿遊行街市猝遇美少年則拉而載之後車以歸置諸一密室號曰黑甜深處雜男女其中裸而爭逐而憲燦臥睨之第捉襟涎咽而已終不能有所爲也會肅皇帝崇飾道教而憲燦請爲忠教真人賜黃金印民間有舉醮事者必赴焉其伏壇拜表誦金書混諸道士中不復知其爲親

主也醮畢則主人獻金錢或餽酒食無論多寡悉
歛納之人謂其貴而能賤亦以此附憲節蓋憲節
爲人有顯過而無他腸即其睚眦殺人事第間行
於國中而已而自國人外不見其有所闡及然知
畏有司謂其黨與盛不敢陽撻其短獨其性跣跣
常不能自制見良有司必貌敬之而其不賢者或
摘其紕政演之劇戲以爲謔有司痛忿其厲已則
時時愬之貴官逮貴官行部荊州例當朝謁憲節
輒借筵宴費則預囑門者峻謝之貴官故已耳來
憲節悍而又不得一覲其面則愈疑其凌傲叵測
而憲節惡名由是傳四方矣乃荊州人所患不獨
在憲節而諸宗儀之駕橫尤號難制意有所要少
不當則聚而哄諸府守坐堂皇將治文書必先闔
其扉戒門者勿啓而哄者猶排而入不得已則更
徙郊寺避之憲節長操宗儀急以是稍見斂戢而
京師除吏猶難荊州謂禮部故典轄諸王國守缺
則以其郎往冀有所彈壓而吳人袁祖庚自膳部
郎得荊州至則大闢其扉縱哄者入曰吾自能辦

之袁素能飲酒憲燭要與之飲不能勝因深相結
納有哄於府者輒痛懲之以謝袁而袁雖外示坦
洞而內有機防故憲燭愛而畏之終袁之任不敢
少有所出入繼袁者謂陳全之徐學謨皆禮部郎
也咸遵袁畫一而徐學謨爲守時適廣東巡按御
史潘季馴發憲燭不宜越境收美人市香料二事
下案章於府而府故持其事不與之結部使者趣
之守曰遼王桺虎也須藉此鉗之事一結王復跳
梁矣奈何部使者以爲然因臥其符三年伺釁而
動不則止而憲燭亦重傷其國體惴惴於徐者亦
三年而所部晏然徐旣去荊州而繼守者漫不爲
調停而祇以故時遼王待憲燭憲燭已不能平而
適有雷大夏之事雷大夏者荊州庫吏也當解景
府祿米不給乃姑以遼府所貯移解之憲燭怒曰
吾獨非親王乎而么麼耳敢蔑視我也乃召大夏
鞭之四十逾月而大夏病死其家號寃於府府官
莫敢誰何竟置不問事在嘉靖四十五年明年
莊皇帝旣即位華亭公用事朝事一新人思建

樹以博進取而青陽人施篤臣自工部郎來爲荊州分察使施爲人陰賊已熟視憲燁爲奇貨而會雷大夏事未結將發之而度釁小未足傾一王國則凡事故唐突之以激怒憲燁往監司與親王同城者城中不得舉砲施至必欲舉砲日且舉之三憲燁使人來言母妃年老恐震驚致疾施叱之曰荊州不得舉砲然則天亦避母妃不得舉雷乎居亡何而肅皇帝哀詔至荊州故於王國宣之親王先行四拜禮拱立簷下而隨班文武當跪丹墀下聽宣而是日大雨如注施之中衣濕盡比起大詈於衆曰詔文何不可少節而直以報舉砲之讐乎吾以高墻待之矣乃退而榜諸門曰有愬遼王不法事者許不時陳狀久之民間少有應者獨宗儀紛紛輻輳於施之門呼青天而投之牒施悉納之而闔有楊秀者故暱於憲燁知事急亦詣施上變尋逃入京師而公安風秀才成已嘗有惡於憲燁施召之爲幕客與之日夜造爲憲燁飛語而施更詭撫其不軌事數端秘不令成已見之而密揭

之巡按御史陳省陳覽之大喜以施善鋤疆能翼其風采竟不易一字即日奏之天子下法司議乃遣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衛指揮程某詣荊州按驗而洪復奏帶副使吳道直參議董文宗隨行理獄洪啓行旣度黃河而施遣人僞稱遼府校馳一賂帖關通於洪曰脫事白當以三千金爲壽洪心動頗持兩端而施又度諸勘官來必駐荊州儻荊州人有爲遼王頌寃者吾事敗矣則更遣一人逆諸境以書劫洪曰公必無至荊州一至荊州而遼王自知負無赦之罪必疑刃逸出將不利於公令地方有戕殺大臣名非細故也襄陽去荊州五百里耳不如舍之便洪惘然莫知所措姑遂巡行而施已要撫按二臺使候之襄陽久矣撫公謂劉懋按君郤光先也洪不得已遂止襄陽明日三司旅謁於洪而襄陽之分察使徐學謨者即異時荊州守也洪叩之曰君守荊州知遼王何如人也徐曰淫惡人也洪曰亦知其反乎徐曰某去荊州八年矣八年前實未嘗反其後反不反不可知也洪

曰不反何以遽封彭城伯乎徐曰今京師有彭城伯張熊者以嘗冊封益陽王至荊州而遼王厭其粗率以樂人李明肖之又能爲優孟抵掌戲而特令扮彭城伯朝王狀日以侑食身非真封之也洪頷之而笑默然者久之顧謂三司曰吾陛辭之日華亭公手余曰此高皇帝子孫苟無大故宜從容審處之今又得徐君言彼此一是非將安適從乎時施在座中面盡發赤噤不復吐一語遂相揖而出施出而詰徐曰頃如君言吾便當以離間受法矣徐戲之曰昔漢高以隆準爲帝古今豈有無鼻之天子乎君無虞其反也即不反而他事有據何反坐之有三司以爲然大噓而散而施對人言必欲先覆徐而及遼徐亦虞其禍之將及己也不復開口談遼事而洪自是閉解數日解中夜夜聞鬼嘯聲若爲洪索飯者疑遼之六王以絕祀爲祟也乃程指揮之解亦然洪懼明日徙太監府居焉而荊州人忽傳遼王在圍城中樹旗申冤旗以黃帛爲之施趨詣洪白事謂遼王兵將發矣而故黃

其旗非反而何荆州密邇留都五日內必有聞於朝者藉入天子下尺一問公公何辭以對洪曰未必至是施愈疑洪之反覆而是日郎中有報華亭公去位者洪爲之矍然而施退而自詫曰此杌上肉今厭吾口即洪泥先入吾不能吐之矣因過隨行二使私之曰吾向所以不釋然於遼王者豈欲讐之乎今君側人有與之不共戴天者嘗指授余而欲以遼爲事耳二使問爲誰曰江陵之舉於鄉也其祖以衛士謁謝遼王而王忌其門之將大竟

以火酒數升飲其祖出而病渴死以此讐遺子孫疇能忘之而吾儕安可不爲之用命顧信徐之遊說失進取大計也二使諾之而以其語通之洪洪聞華亭去位業已懷吐茹而復爲二使慙患始壹意承望江陵而奮然決策矣明日施挾一錦障入謁洪障詞尾有府校劉王姓名二人嘗入貲授金吾衛指揮其金銜書金吾親軍指揮使司指揮同知施指謂洪曰以王國而有親軍豈直齒君之路馬乎洪搖手曰此萬不可更爲之解矣三司聞洪

與施相對作夢中囈語皆掩口微哂莫敢爲吐氣
考又明日即行荊州趙守賢械囚來比囚至先發
隨行二使刑鞫之母肯誣服施偵其不服者夜付
獄吏立斃數人而諸囚自是揣無生路分當隨國
滅身而二使亦漫不可否僅錄一過呈洪洪遲之
浹旬忽一日袖中出三指刺示三司有地方不幸
生此惡孽八字而尋掩其尾不知云何曰張相公
近日見諭如此衆默然而罷頃之即邀撫按兩臺
使暨三司赴澤宮引囚對簿囚目施在旁第俛首

求死而已更不敢辯折一語洪拍案大呼曰汝曹
惡貫已盈天奪其魄矣藉令有寃何不能張喙如
是因回顧兩臺使自矜得情兩臺使第唯唯而已
施起座曰諸公但看今日浮雲蔽天此荊州人怨
氣所結人無所不至天可僞爲哉洪呼囚前各鞭
之百而尋屬吏書獄其獄詞謂憲燭嘗奸其祖姑
不遂生闔之棺而死此一方僧事僧頗解韻語憲
燭館之西園有宗女夜奔之而挑之寢已事覺僧
逃去而宗女之子愬之憲燭乃勒令自盡枝江王

之妾某氏者故美花術娼也素與憲燁通而復通於枝江與之刺臂而盟一日憲燁見之娼嚙其刺以自白憲燁漫止之即以娼賜枝江後枝江死而娼改嫁顧道士乃詞謂憲燁奸其叔王之妻致令嚙臂誓死而又逼顧道士彊妻之以爲宋恭姬復見事皆在憲燁去勢後憲燁嘗作冰窖於湘王故城爲藏冰計而施易冰窖爲兵窖謂其掘地貯工料於其中掩人不知而日造反具大江賈舶類貨王國一金字牌懸之以禦外侮施偶得遼府一牌

謂憲燁結江洋大盜以爲內援竟不省大盜何姓何名也西番僧凡朝京師必取道荊州亦脩謁王之禮憲燁因給之金五百令市番物期以明年來復竟不反矣而施謂其賂喇嘛以爲外援尤迂誕無當歲清明日憲燁輒展墓於八嶺山因較獵而歸而施謂其八嶺山操練士馬而搜得其皮製一回子像爲發兵之證皮回子者舍矢之鵠也習射者之所時有即有之何與反事他如松滋王者窶宗也不知何所得黃金寶帶以餌憲燁而爲之議

襲封事袁祖庚本疆項守也而謂憲燁嘗縛而閉諸宮者三日王居故稱宮殿而施謂憲燁不當起芳華宮以僭擬天子大都語近兒戲即不足質信而猶涉影響其他烏有無是之論譎張恍惚尤難理喻者尚不可縷數蓋出宗儀之嚆者十三出施之臆決者十七而洪一切不加諦詰第改封彭城伯爲扮奏當成即日轉奏之尋得旨以憲燁坐無將姑廢爲庶人發鳳陽高墻安置官籍其帑僅得三萬金而已而其花生子川兒錮之武昌閒宅其下論斬暨遣配有差而施先遣人候旨都下七日日夜馳還荊州即乘夜繫憲燁於寢所負之出囚之承天寺而是時獄詞甚秘即憲燁不知所犯何事所抵何罪越數日檻送鳳陽而護行日閱盡括其橐金去比憲燁入高墻窘無以活則常繪一猫市米度日更十數年仍以瘍毒發死先是憲燁在圍城中施遣其私人鄭通判者爲之監而鄭利其帑則日藉更衣故腰其寶藏而出而哀其羨以津潤於施故施不爲之周防比憲燁出宮復命之

搜宮又竊其宮人之姣者五人匿之解中或以聞之按君行施緝捕之而鄭揚揚方自得載寶藏婦女竟奔歸滇南矣施與鄭故同謀覆遼恐追還鄭而事洩要領不全也乃閣其案而按君亦知施有城社不敢摘其短也按君納節行而代之者爲雷稽古與施前督蘆溝橋工有宿雅而施又當覆遼後日無旁人遂脩徐之隙因揭之雷謂徐嘗助遼庶人爲逆江陵固甘心焉而未有其便今剪去之易耳雷蒙董人且識事淺初不虞其詐乃以復命時論徐當罷疏入江陵大恚曰荊州方尺祝徐而御史顧欲奪民之怙乎雷以施揭爲解江陵曰此天下第一狠毒人也其口舌殺人無厭奈何惟其言之聽雷大慚恚而退而竟不以江陵語告施施猶負覆遼之事謂江陵德已爲京兆尹時嘗詣江陵求出撫江陵叱之曰看君之貌尚能建牙千里獨當一面乎已又大罵之終不許若陰恨其藉已以覆遼者而是時施已中風淫疾三年蟲食其肝肺盡體爲之癩兩目睛如血赤忽一日突出死矣

而成已亦自以與施同事忽走京師向江陵求爲
一中書官江陵惡其無因至前斥緹騎械係之還
籍尋狼狽以窮餓死人以是知江陵之於憲燦故
未有成心而殺祖事問之兩家人俱不省蓋華亭
去位時施度人心必附麗江陵故詭爲此語以脅
洪而洪竟墮其術中也即洪所出江陵八字或真
見憲燦無道不可以主盜欲因事除之耳然其尾
竟不知云何江陵素貴倨未易以言語通即所謂
三指刺亦出施屨筆未可知也其後數年洪爲其
鄉人所訐巡撫勞堪奏逮之繫按察獄一夕自經
死而其子訟父寃以上方督過江陵謂江陵嘗疾
其父寃憲燦之獄不盡其辜乃嗾勞擊殺之而是
時朝士無諳遼事始末者比下案章推鞫無狀第
戍勞而置江陵不問按憲燦少年所爲蕩然不軌
於禮法或淫黷貪恠或恣睢椎埋事多有之於
祖訓當廢第後來勢去不能近婦人者業二十年
所矣而晚更折節於有司且國無護軍其反謀亦
何自而起實與伊徽二王有間即斃廢其身須之

悛而復其國若萬曆間處代府故事足矣而施必欲鬻而食之以併餒其六王之鬼誠過古云殺生人有報遼獄起姑無論坐法者死矣即未坐法而株連蔓衍杖死瘦死自經死赴水火死者又無慮數十百人可謂備極慘毒顧憲燝未死而施與成已先死隨行之吳副使亦死逮憲燝既死而洪死尤橫俱不得稱考終則太史公叙田丞相陰府叩頭事焉可誣也頃年上在宮中嘗齒及遼事疑江陵爲之地而一御史意有所護因上言憲燝當誅奈何故輔家乘機而奪之產而憲燝母王氏年八十餘尚留養於廣元王邸廣元方欲代父攝國而國人無與之者因激王氏奏訐江陵家必蒙收卹已勘報有據上哀憐之而罪前守趙執法時已歷官南吏部尚書并褫其爵而戍遣江陵之子弟二人廣元仍與攝國詔憲燝歸葬於荊州而上變閣楊秀故匿貴璫馮保所已歷御馬監太監冒璘王至是下獄論死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四

歸有園稿卷之五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
傳
碑

嘉定縣儒學新濬滙龍潭記

嘉定學宮之陽新濬滙龍潭成諸髦士既相與歌
泮水之詩以勞邑令熊侯而學諭王君廷舉偕其
寮孔君銘圖石其工之始末以詔來茲而吾余爲
之記於乎地以人靈事因時會文明之啓所從來
詎朝夕故哉始聞國家肇建吳中諸學而吾嘉獨

稱雄槩其明堂開敞可容萬馬異時風氣翔洽士以一經登雋者屢掇魏科何其烝烝盛也逮嘉靖初術士妄言神宮在前陵壓文廟則增築土山爲之障自土山旣作而歲奏解額率寢以縮矣夫嘉固土重之邑也宜以水克而乃用土益土譬之人身焉肌豐而榮衛不調能無臃腫之患乎且城之四門吞吐潮汐而中無所瀦令其驟盈驟涸則何以儲靈氣而宣人文也科名之不振疑以此決其障而溢之浸學其可興乎余蓋聞之華亭張叟云

張叟者故非形家而其言則形家之上理也余時方困公車亟以其言布諸在位而在位者頗駭其無當輒以民勞爲辭卒莫之應暨余起家登朝籍敷歷中外者垂四十年而老歸其鄉周睇學宮則儼然如故而向來科第亦復靳靳屬也余乃慨然歎曰語云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所謂四十年間循良之軌蔚相望也豈無一人足肩魯僖之任者乃今始見熊侯熊侯以丙戌冬來蒞吾邑雍和恬穆克宜其

民爲之二年譽命章徹諸髦士因以前議爲請熊
侯奮然決策曰嘻是在有司直一舉手之勞耳古
者養賢以及民賢者民之麗也闢賢關以開民麗
其何繁言之足嘗會歲荐饑疏鑿之費帑無所出
則白之當道願哀諸生膏晷之羨而鳩工焉而以
經營之役悉付之主簿高宗而學諭君繼至更矢
謀殫力日贊熊侯以相厥成蓋經始於戊子之春
以其秋告終事凡諏諮營度一如張叟言夷其土
山之十七拓其旁渚之十九而稍存故案離列台

文畚鍤所經彌望如滌培塿之積蕩爲洪波縱橫
匝圍方廣可二百餘丈又以迤南之水箭激而北
來非正巽方也則徙其關而東之迂延數武穴其
垣而穿其坎甃以堅石而圍之門一如故關之制
復樓其上棲鐘簴以節晨昏而下合震澤吳淞之
水蜿蜒迤邐而納之明堂萬派宗流洸洋一碧恍
乎薄日月而撼烟濤是神物之所由興也故命之
曰滙龍之潭而關之名亦曰滙龍識變化也士猶
龍也條而淵潛倏而天飛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宜

潭成而熊侯樂之也昔泮宮之作說者謂僖公不
過因魯宮之舊一新之耳非有創始締造之勞而
魯人思樂之至寄其情於芹藻之微而挹其聲容
於和鸞旂莝之外若是乎眷眷而不能自己者何
哉固知絃誦之宮非常人之所有事而興學育才
則自古難之矣乃熊侯用民之力於凋瘵之餘而
役不告病舉墜典於數十年逡巡頽惰之後而意
無他阻此必有陰牖其衷而默旨其運者天之所
至人亦至焉視魯僖不益有光哉矧其色笑之和

敬慎之則千載之下不謀而同然則斯潭之作明
匪直以榮名富貴艷人也匪思樂之亦儀刑之秉
龍德以善世是在諸髦士詩曰克廣德心其是之
謂與熊侯名密字子縝蜀之廣安州人萬曆丙戌
進士

嘉定縣新初鐘樓記

謂形家之說而可信也則人之生也果受命於天
乎抑受命於地乎如其受命於天也則富貴貧賤
之相推必有獨尸其陰騭之權者於地何與焉而

乃故挾其塊然之一撮以揣摩於渺茫不可知之
吉凶而曰貧可使富也賤可使貴也令彼蒼之明
威將安所用之哉然則形家之說可盡廢矣非然
也今之通邑大都必有長山大川以表識之而幽
之所據遂之所發若所謂尼山禱而誕孔崧嶽降
而生申人傑本之地靈詩書所記要不可以盡誣
矣惟人無所不至安得不祖而述之以文其口而
恣行其渺茫不可知之術而徼富與貴者始競而
趨之爭尺岨涓流之利靡遺力矣而事亦有奇中

而偶合者宜其說之久行於世也是二者將安取
衷乎夫亦曰天地之大人爲貴也人之氣至則天
地之氣亦至焉故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一者
何也氣至之謂也苟得其一則天且以之清地且
以之寧而况乎人文風氣在造化之一轉移間耳
有以作之以莫不興有以倡之以莫不應時雨降
而雲出嗜欲至而先開夫是以嘉定鐘樓之所由
紉也非形家之言有以啓之乎嘉定故無鍾樓今
有之自邑令熊侯某學諭王君某始曷始之也鄰

之學有舉一樓而連領三解者矣則形家已然之
驗也乃侯之暱士也周而學諭之貞教也篤凡有
裨於學者已無弗爲之矣茲觀其已然而遂深信
其必然以祈永賴於譽髦也是故矢謨而將之决
策而赴之而兩訓孔君某黃君某又從而噓翊之
鼓勇翔奮氣至而時至矣而樓是以成也樓製昂
聳矗城而起砥其趾而銳其顛以像浮圖之半而
差其級者三甍之以貞石棟之以文杏懸綺寮而
騫朱甍階雲梯而排繡闥上凌飛牒下俯重淵宸
夕棲鐘而鼓之於方爲卯向以屹立于龍關之口
於位爲負陽而抱陰以日朝於俎豆之宮絃誦之
館而互爲之駢映鬱乎其相輝也鏗乎其迭奏也
蓋儼然爲一邑之雄觀焉謂不足以踈風氣而崇
人文哉雖然猶有進焉聞之形家云凡土之凸者
爲山凹者爲水吾嘉地勢陀羨雖瀕於東海第僅
分其潮汐之一線而又無培塿之丘爲之表識則
今斯樓之凸有以望之矣試躋而升焉目極而眺
遠襟曠而神怡豈亦有東山小魯之意乎異時學

者以通經爲務以學古爲師比出而效用往往不
詭於名實殆斷斷如也然吾猶慮其局於方之內
而未能遊乎方之外也藉令有味乎建樓之旨庶
其一覽而知天地四方之廣乎而名世者纍纍而
踵接之矣而又何艷羨於元魁之選也是役也趙
丞任實始終而夙夜之故工倍而費省用金僅五
百有奇而皆出於公帑與士大夫之樂助未嘗煩
民一錢起事於庚寅之秋而以辛卯春落而成之
例得備書云

鷓適園記

侍御秦君少說嘗爲園於其所居之後直治城東
北彈丸土耳而是時海上之名園無數侍御君顧
以鷓適名其園識其小也蓋若僅取於槍榆之逍
遙而不欲與搏扶九萬爭雄槩者嗟夫此侍御君
之所以爲適哉而世之知適者難矣疑莫難於形
勢之役功名之會以其儻來於前者無窮也若夫
既仕而老既老而得歸其鄉無柴柵之爲繫無鞅
掌之交責宜可以爲適矣然以其心之無所於繫

而酣豢已極粹無醒燠之期則未免櫻情於闌闔而奔騫馳突或有甚於居官者之所爲而爲名高者常掩口而竊笑之則思蟬稅埃塈而慨然有慕於山水之遊此世之所謂清流也顧標揭而影從鈴懸而響及或蕩而忘反其流連脂染勢不至厠足於輪蹄藉資於外府不已也以名高始者不以厚利終乎於是逃虛遠俗之士則不得不假息於十畝之間而閉關於一室之內冀以棲神而肆志此園居之不可少也昔陶令偶需於松菊蔣生僅集乎求羊即如是焉亦足以樂而忘世矣而後之爲園者果盡畸窮之所自託而栖遲之所必資哉其始不過斥其力之所至以稍逞其耳目之好而爲之不厭則務詭飾於瓌奇絕特宏遐窅眇之觀而競侈其崇臺曲沼虹梁紺宇雕甍綺榭奇花異卉珍禽恠石之勝使人望之以爲僊闕帝宮在是何其愉快而自得也未幾而天艷叢之矣貴游挾之矣其賓筵雜邏管絃迭奏不爲輿臺之所狼籍酒食之所腥穢者幾希而冀以棲神而肆志其可

得乎夫榮途百足攻取萬端姑無論矣迺遊世離
羣其牽引纏累又若有迫之而不能禦其往者則
此身將奚之焉宇宙一大障也生人一大幻也遊
乎大幻之中而欲盡祛乎大障之患豈直闌闖之
事不可爲山水之遊不可繼即陶令蔣生之所藉
以忘世者亦大塊之懸疣附贅耳而况侍御君之
園其爲臺爲榭爲宮室爲泉石花竹爲谿徑橋梁
若張生長輿所叙總翠瑤華從漚止觀桃源雪堤
天香含白諸勝亦何甚異於他名園之所爲第其
不爲大而爲小以是夤緣扳慕有所不至而差足
以爲棲神肆志之具乃侍御君之所以爲適者又
自有在也當其簪笏立朝能令權奸辟易其意氣
勃發豈不欲舉天下而澄清之而一片不復遂弛
然自放於寬閒之野寂莫之濱今默默老矣而終
不見其有幾微不平之色豈真有味於龍蛇蓬累
之指者耶則其爲逍遙也多矣而又安取於彈丸
之一適也當其陟崇阜凌高堞迂矚於吳淞黃浦
之交天風海濤烟颿雲舶盡在眉睫之下侍御君

將乘此以憑虛御空神遊八極方是之時障徹幻
消又烏知槍榆之爲小而搏扶之爲大耶此未易
與俗人言也姑書之以質諸掌記

徐氏義廩記

吾族自始祖諱亮府君而下世困里役以故指繁
而食貧先資政公起闔閭間雅負范希文贍族之
志而詘於其力則以屬不肖敬成之既不肖舉進
士迴翔中外垂十五年逮資政公之歿官不過守
郡人尋以譴廢屏田間五年當是時方自用之不

暇即族人之仰哺甚急而願莫之遂也已而從家
再起逡巡仕路涉世猶難暨迫桑榆始躋朝列復
不能久於其位歲之癸未謝大宗伯歸矣蓋總計
通籍先後凡三十二年所積俸賜第拓田十六頃
有奇而磽瘠半之歲需之外其餘有幾視范氏兩
世政府之饒不大有徑庭哉顧所謂祖宗積德百
年而發於一人則其事同也殷念囑付言猶在耳
骨肉之感胡能恣然藉令必俟饒而後施施無日
矣資政公未償之志將遂沒沒已乎迺務自搏縮

居約絕甘僅哀其贏得米三百斛別貯一廩歲以月之十七日計口散之族衆而族衆自同祖而下若而人自同高曾祖而下若而人其力足以自贍者罷不給其力不足以自贍而屑營衙儉或行無禮於其鄉與悖逆其宗黨者亦罷不給而第給其守分而無告者大都以同祖而下者爲一等男子日給米一升其男子死而婦孺居者給如男子之生男不能婚女不能嫁父母死不能喪葬者除日給外復益以歲給之數其非同祖者則殺同祖十分之二以儲峙有限虞其難繼也若歲終則準古大祫之義無論遠近疏戚均給粢盛米有差而十年里役則更損田百畝以供輪役者之費令毋累族衆此又資政公未盡之意也或曰數米而周人之炊不已隘乎余應之曰非富而彊行其德自不得不量力爲之耳廩之不足而繼之以庄寧無望於後之爲忠宣者乎然不敢必也第師吾儉以長有是廩以無饑其諸父昆弟是亦繼述之大者吾子孫其勗諸作是記

歸有園後記

前歸有園記記所以命園之指余時再起楚臬將別斯園以去去而復以其身浮寄於江山數千里之外常恐世械叵測仕路難期他日未易歸而有之也已去之十年而逡巡跋歷遂奄至大僚猥備外庭末議歲癸未天子穆卜萬年之宮而詔禮官爲之營度於是朝士紛紛爭進堪輿家言矣迺有講張阻拂以搖惑上心者致屢乘輿數出計一出輒費帑金數十萬余以職事故持之頗力

其說得無所售因怒而螫余而其黨復助以相攻余知天下之駭機動矣亟疏乞骸天子初不忍核唾之已哀其懇尋勅乘傳以歸比歸而吾園故在暢焉四顧撫而樂之不覺羶然有菟裘之感既而日月逾邁悠悠以思偃仰於雲行水流之餘而適觀於退遂升沉之變向之所虞今以爲愉今之所適向以爲暢寤言咏歎則又未嘗不自悔其得歸之晚嗟乎人之涉世誠難哉鷓鴣之詩曰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夫以

周公至聖爲王室懿親稱尊顯矣迺東之役殷
念室家至自叙其拮据將荼之勤風雨飄搖之患
意亦良苦豈其好爲是過防哉自古勞臣功不掩
怨聖人亦不得已而思其難耳若夫山陵代起匪
有展屣履籍之榮而發言盈庭亦何當於破斧缺
斨之會而張吻相向者顧必欲取其子毀其室而
其禍獨稔於四國之流言此何說哉末世人心固
有不可以理喻者藉非天子神聖洞闢大昏則
左右徬徨誰可恃力躬之弗閱計無復之矣乃一
旦灑然自靖獲遂首丘若舉周公之所難而爲余
之所易詎不有天幸哉則余之不能忘情於斯園
而朝夕怙之以爲有者豈直自佚其老固將章
君之賜於無窮也蓋余歸二年而壽宮之議復
闕於朝矣而余方坐如如閣心念無生理凭海
曙樓引領而東目接蓬萊雲氣冷然爽然不翅以
身置太清之上而俯矚於人間搶攘之場譬之穴
中鬪蟻其震撼排擊非不轟然如雷而有耳者不
聞何則境界別而大小之觀異也如如閣以故大

士院址爲之而海曙樓則殿芙蓉池北其他曲廊支厦附麗而奕起者如妙喜軒嘉樹館琅玕塢而丹輝閣以便觀蓮也更十數楹皆前之所未有而餘構如故惟金粟屏知勝軒觴深渡百花徑酒禪居俱廢以其稍有改爲又作是記念無主與京城

雙蓮記

直歸有園後迤北有荒潦可二畝許久無主者余以其水淺便於蒔蓮歲丁亥得請於官而輸其上之稅準畝之數因丐蓮本如法蒔之蒔且數日而

蓮芽勃起漾爲小錢浮貼水面殊青翠可愛又數日視之其繁枝忽盡委尋化爲烏有矣余疑是歲吳中大水所至輒成巨浸天行之災誰能避之蓮爲水困能勿敗乎竟置之不問其明年乃厚培其南北之障而槌之以木計水不能爲害而蒔蓮益力更沃以皮毛諸發物而雨至水長則倩工屏出之已而兩厓之間爭茁而突露銳如卓錐者無慮數百頭久之漸以數葉余私心津津喜謂不日當趣成太華峰頭之勝將亭其上以便通邑之遊觀

者會重五享客客或謂余之癖於蓮也比走閱之則蓮之烏有復如去年故事矣余始求其說而不得客喻之曰蓮性喜潔藉注杯穢即開花十文敗易耳將無鄰之防乎而鄰之人自言則故若有讐於公矣公不嘗活其怨家乎余恍然曰所謂怨家者即其家之尊黨也事誠有之業二十年往矣此與佯僵棄酒何異蓋爲其家樹德也彼豈爲是讐余哉蓮之所惡者不潔也淘不潔以敗蓮或其奴之所爲也假令其主人果有之不余之讐而讐及

於蓮者妄人也脫以讐蓮之故而又讐及於鄰則余亦妄人也客曰然則奈何余曰太華峰頭有時消歇世間萬事無過不空蓮之生滅一幻化也余亦付之烏有而已遂相與一笑而投筆焉作是記

王先先生母子節孝傳

余童丕時則從吳縣王天章先生授章句比文義稍通先生遂解館去既去而歲時仍往來余家者垂二十年先生居常第偃仰哦詩而已而絕口不言家世事其後先生歿而余數歷中外逾三十年

而歸其仲子汝賓嘗以吳江沈憲副啓所爲節孝傳示余蓋節謂先生之母而孝即先生也乃恍然歎曰昔之君子閭閻內脩其隱微之行尚不令門弟子知之矧肯暴之於人乎宜其無聞於世也而汝賓謂余不可無言嗟乎余豈能贊憲副公一詞哉姑撫其語稍加論次云王先生之母范孺人者宋文正公十三世孫父某爲侯門教讀生孺人十六年而歸於先生之父濂濂有至性在諸生中素以伉直稱會貴璫奉差遣至吳其人暴橫無比一日檄三學諸生供抄寫之役三學諸生不能堪候璫出羣攘臂擊之璫怒奏聞於朝而先生之父以是歲當應貢疑其爲諸生倡因首被逮繫禍且不測適兩臺使亦摘璫不法事代諸生訟寃獄始得釋而先生之父竟以疲繭道路故憤憤成疾而死死時年四十一而孺人年三十有六家故貧窶所遺三丈夫子俱孩幼瑩瑩無以朝夕范氏之老頗念之欲携孺人歸養而以其季子後范宗之無嗣者孺人不可且曰吾夫以負氣死忍見其妻子

徬徨附人以丐活耶執不從而自與諸子退守故廬其饗殮之費第取給於自製女紅而兼課諸子讀書無須吏輟每風雨翹蕭之夕燃膏促席計畧程功不夜分不止而剪裁之聲與吾伊之音則時時相雜而出戶外鄰人聞之有酸楚泣下者或歲值糶食瓶儲罄矣孺人寧以糠粃自啖而推少穀食以啖其子人曰嫗何作苦如此孺人曰吾向者所以不即徇夫以死爲有三子在將冀其成以報吾夫也安得不厚養而需之乎而三子中惟先生最穎異故孺人特鍾愛之而祝之尤奢先生既禘諸生喜讀古人書所爲文稍逸於有司繩尺以故每試輒蹶常不勝其憤憤乃就日者而問五行之數日者曰君年命相衝恐不利於場屋先生心已疑之更試諸圓光者令童子視光中第見一老人婆娑杖履臥山橋上而已益信命之理爲果然於是始悔其身爲逢衣所悞告其母以求息范孺人撫之曰富貴亦儻來物耳汝先世不有避命而辭職者乎不有以白衣召對者乎恬於仕進固王氏

家風也兒知命矣盍休乎先生遂謝諸生而壹意
都授圖東脩之饋以甘脆其母里中人以先生雅
有蘊藉而性復顛確爭迎致家塾爲弟子師有盛
封君者尤敬禮先生而歲館其家先生於每日晡
時視課畢即奔還其舍明日侵晨復來計其往還
道里在五十里外又率徒行以爲常人疑其妮內
使然及細詢之知其有母零丁居室凡晨昏寒燠
澡澣抑搔滌除糞掃之類悉倚辦於其子而先生
以身親之不厭匍匐不憚劬瘁而服勤匪解以終
母之身蓋含辛茹荼相依爲命者殆四十七年如
一日也而其後先生之壽亦八十一而卒生五子
各以都授世其家而往來余家如故

徐學謨曰余聞之柱下云六親不和有孝慈今
國家旌門之典蓋所以風輓近世而發匹夫匹婦
潛德之幽光也故有道者不處焉奈何縉紳先生
往往視庸德爲奇行務相引重以爲名高抑末矣
善乎王先生母子之默默以歿世也即范孺人之
節年不應格乃先生則稱純孝矣何至抹擬如此

然則青雲之附其可少乎

陸贈公傳

陸贈公者蘇之長洲人諱銓字子器爲今選部郎
汴之父其稱贈公者以封不逮養也初贈公有二
子長濱次即選部君當贈公之世二子俱爲諸生
已贈公年六十六而歿歿之後又十七年而選部
君始舉進士釋褐南比部郎其明年會 皇子生
天子覃恩朝列而選部君得以前官貶及其父
而是時母馬孺人歿亦久矣因以贈安人云於乎

人臣之事其君無不以其所願得者徼君之寵靈
而其所甚願者宜莫如貶親之典迺君之所以勞
使其臣則亦恃其有高爵盛位之報可以慰其父
母而作其子之忠譬之天降時雨焉顧其所值有
幸與不幸其幸而親之存得生被冠服之榮以光
耀其鄉里其不幸而不逮於養即制詞豔重第不
過舉空文傳致地下而影響恍惚其悽愴慘怛未
免愈益其風木之感而思侈其事以傳諸其人則
不得不遍丐於當世之名能文章者爲之辭此孝

子無窮之心也而况其人又自有可傳者乎若贈
公平生以孝友施於其家而信於通邑之人業書
之志矣是固其可傳之大者志之言曰陸氏世以
織組致饒逮贈公生十年而失其所怙母沈孺人
纔年三十耳而兩弟更熒熒在襁褓中贈公已能
約束門戶斥家人去織具令杜外釁比長輟學則
自營其力支吾以給而奉母孺人歡特至凡朝夕
滫髓之供不當母意不以進歲時果蔬不先獻不
以食人有召之酒者必豫戒腆具而後往曰母以
斯須之享加母饌也嘗盜發其家輒委其輜重不
復顧而竟負其母走匿旁舍曰母以貨故遺親之
危也日侍母側即廁牕之穢躬爲之滌不敢以副
婢子曰吾藉手以酬罔極也而兩弟鏗鉉爲母所
鐘愛則又推母之愛而事從其厚一錢尺帛不自
爲豐殖計鏗夭而無子則悉其帑而屬其女之夫
鉉入貲爲常山丞而其貲十五出贈公橐令鉉束
帶而朝母知其母悅也其孝友之大較類此而他
行可知也今夫閭巷小人孰不有子母兄弟之親

苟無缺其饗無闕於墻則自謂孝友人矣然觀於
古人酒肉之養僅一見於軻書而同庖共被之驩
史氏述之爲美談若謂爲絕德也者豈閭巷小人
之所易而賢人君子顧以爲難哉夫亦視其情之
至與不至也情有所不至而徒孝友之云即三公
以爲養千乘以爲讓舉歸於虛耳迺贈公起自孤
豎非有詩書漸習之素而一旦以其身周旋於寡
母弱弟之間承顏順志詳慎委曲若動與道俱而
克兼於古人酒肉之養同庖共被之驩者又皆本
之於誠心自然是難能也不可以無傳也已

徐先生曰吾聞之老聃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
惡矣蓋推本上世之人不自知其美庸詎知人之
有惡乃仲尼之論孝弟往往取必於宗族鄉黨之
稱父母昆弟之言何也輒近世之風下矣聖人惟
恐人之不爲善又恐天下之不知其善故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崇美而
絀惡其亦日中而樹之表乎令衆庶趨也陸贈公
之表於吳舊矣吳之人將望而趨之而民德歸厚

此其繇也獨孝子能使其親顯哉

金孺人傳

金孺人者爲蘄州同知顧君舜祥之配鄉進士允元允諧之母也其父金翁自太倉來爲崑山梁氏贅壻而梁孺人艱於舉子已生孺人尋病且死囑金翁曰幸善視之他日有子無相忘也金翁泣曰吾見吾女如見孺人矣即有子而忍畛域之乎迺爲擇所配而得蘄州君仍納之爲贅壻以承嘗梁孺人而金翁更娶沈孺人暨側周連舉五子四女

孺人居子女間其年不翅以倍而事繼母如其所生母字諸弟妹如同胞于于然嫵婉色笑一無間言金翁故長者其平生最所相得而敬信之者宜莫如蘄州君夫婦有事則必諮妥而後行比宦遊於外悉以家政委之而孺人爲之隄肅於內外咸稱斬斬辦治如是者五年而卒不以一錢自私顧氏故不中訾會蘄州君當與其兄析箸孺人力患蘄州君盡推讓之而僅席金氏資遣營口廬爲給其後遭舅喪復摠獨力厚葬之不以煩伯氏也以

故蘄州君數見單空即孺人屢拮据助之終不勝其溢出之費初蘄州君謁選得四川之鹽課提舉副醴司故散局而蜀道更號險遠舟自峽江溯巫夔而上俸遇暴風舟幾覆孺人第口誦阿彌指心自恃畧不見驚怖狀須臾舟濟同舟者無不手額孺人能以佛力普度之也逮至所謂醴司者聞無官解可居而僦居民間蕭然一寓公耳而孺人安之無北門之懟也歲滿遷去始得蘄州州貳近民又屢攝守堂皇輒有箠械聲孺人耳之即刺促不寧曰是何醴司之寂然而今之闕然也得無有冤籲耶必俟蘄州君退而質之故知無所寃迺解其後蘄州君以中蜚語坐罷意不無少望孺人曰幸有子可教或天假其隙以成吾志也夫安知失之非得耶於是蘄州君歸而銳意督課其子并召馬甥王麟而羅之塾以甲乙其藝少不當意輒厲聲色臨之迺孺人更從旁宛轉開譬不爲一切苛迫諸子坼輩既憚蘄州君之嚴而又德孺人之慈由是矢相鐫礪以抵于成無何允元舉於鄉馬甥繼

之遂成進士最後允諧射策數不中而親黨有齟齬之者幾自放廢孺人曰惟一第可解百讐兒直黽勉之耳允諧迺愈益矜奮亦旋應鄉舉蓋相望於二十年之間而顧氏之門祚煥煥張矣若孺人之能自必於天者蓋孺人天性純孝而其哀矜一念尤所諄篤遇以貧厄告者務出氣力厚爲之所不至於傾筐倒屣盡脫其簪珥其心不已繼姑朱以不當舅指夢夢然如無所歸而孺人色養之特持婦道即疏節不少貶損而其事金翁也蓋翁生世九十餘年而孺人之爲嬰孺慕者亦七十餘年以上食則毋以豆脯盂漿自念其口也以侍疾則毋以七年勞而輟朝夕問也其死而喪葬之也易不以貨財靳戚不以筋骨減人曰有女如此安用生子誠詫以爲邑之盛事云舜祥名夢羽少孺人一年今春秋亦七十爲人莊飭如金翁別自有傳徐學謨曰余與舜祥蓋稱寮壻云哉知孺人之賢爲詳始孺人年四十以媿身嬰帶下疾羸甚度必不起有日者布筭亦言孺人數不應壽迺迄今閱

三十年固無恙也豈別有冥報耶世間萬法總歸
於一心心順則氣和和氣應之而諸福之祥蔑不
至矣夫以孺人之所以爲心而長養顧氏寧獨其
身之用康已哉

王千馮母馬太安人傳事云

嘉靖初華亭馮侍御某嘗以直言忤世廟隸編
成者逾三十年會莊皇帝登極而詔解其伍起
拜大理丞以年至不及用尋卒於家而大理公有
子九人其第八人名時可者爲今貴陽督學副使

而其母封太安人馬氏則大理公之媵也始大理
公娶金宜人爲嫡而以太安人從有溫惠之德左
右諸姬無當之者因進之大理公而生督學君是
時大理公之母吳太孺人在養太安人及事之甚
得其歡心嘗摩督學君之頂而祝之曰寧馨兒也
不有是母焉得是子蓋兩相推重云而吳太孺人
之寢疾也太安人屬屬而朝夕之以供湯藥久而
無怠訖於大漸吳太孺人曰新婦勞苦矣爲脫金
耳鐲贈之示地下母相忘也比卒而雲間突罹倭

夷之難賊迫城急大理公挈其家避之沈巷或患
太安人盍行乎太安人曰有吳太孺人之主在行
將安之脫城破吾其爲宋共姬乎誓籍薪燼身屹
不爲動比賊退而大理公反視舍中器物絨滕如
故宗黨以是歸其孝而有執大理公故多內寵而
太安人自少雜班行中外若無可表見顧徐察其
隱則涇渭了然見理明而識事早有丈夫之所不
能及方督學君之需次選曹也大理公病駸駸劇
矣將待子以訣太安人策之曰兒非遺親者其必
歸乎已而果謁告以歸抵准而成大理公之喪其
郎司馬時蔚負物望審官者議徙銓部優之人或
以告太安人曰兒非媚勢者其必無徙乎已而果
不徙大理公既薨大事盜有發其橐中裝者已事
洩得金可數千諸昆季羅而瓜分之而留五百鐸
以遺督學君太安人既持金而內之閭適宗人以
匱告即斥百鐸賙之人曰郎君負責甚多奈何不
爲償責地乎太安人漫不屑意徐應之曰慷慨踈
財兒志也吾僅成之耳其平生喜施予又如此以

故馮氏席累世之資享崇爵之貴而太安人又佐以勤嗇然其家帑庾常缺而輒仰子母錢以給其歲時祿賜之入太孺人必北面再拜而諗之曰此吾家數十口所需也能忘主恩哉凡督學君宦歷所至必戒之終於所事以一意報國貴陽之道里險遠太安人老矣既不得迎養官邸而督學君第以獨子孤懸萬里之外日思解印綬去乃太安人則時時以書慰止之已卒不俟命而行音驛僅傳而騎從報入里門矣知非太安人之所好也

歸逾年而太安人竟不祿即愆於從今之恭而令殮必親太安人得以收考終之福者豈其子母之間死生離合固自有數哉生子一人即時可女一人嫁莫是芝孫二人大章縣諸生大曹尚幼其春秋蓋六十有六云云

徐先生曰予讀小星之詩而傷之蓋傷婦人之厄於側而畸其躬也故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夫命之不猶疑無復之矣其幸而生子者幾人哉矧生子而貴貴而且賢賢而有文如督學君則世所稱

麟甲鳳毛也亦希闊之遇矣大理公以忠諫瀕九死至終其身不見用則造物者固將昌其後而祚之賢媿非偶然也予故掇其始末著之於篇

劉母方太淑人傳

太淑人姓方氏六安名家女也爲今大將軍劉侯大勛之母其稱太淑人者用大將軍貴受誥封而以嫠故於淑人例加太云按劉之先本山西太原人其始祖敬從高皇帝驅胡於北平因占籍燕山衛至二世祖興從文皇帝靖內難而南屢

立戰功晉指揮使隸衛六安得世世襲焉蓋累傳而至諱威者以北征死事贈昭勇將軍昭勇傳麒麒傳芳芳傳定第以世次相禪無甚知名者比定無嗣而昭勇之季子芹當襲復以老遜職而芹有子其稱近儒者竟以旁枝紹昭勇之後而太淑人者其元配也寔生大將軍當太淑人之始歸也有相人者奇其貌謂其後當大貴而是時近儒尚藐然在諸季中度無貴望已近儒旣襲指揮使疑太淑人之貴相從其夫驗矣居無何而近儒又死是

時大將軍纔生九年瑩瑩一弱孺子也太淑人輒抱大將軍仰天泣曰嗟嗟天乎劉氏世篤忠貞胡撻擊之一至此極也吾夫死吾義當死所不死者以此兒在耳送往事居將誰之委乎始劉氏故無中訾而其舅更不善治生且有公私之負責逋滿門以是日見陵替而大將軍之少也復俊爽不羈喜慕豪舉以結客於韜鈴事率置之不理太淑人叱之曰兒將種也而不關於將畧儻一旦以干城相寄則安所藉手以延祖澤報國恩哉乃長

舅姑前召而鞭之必令省悛而後已已大將軍退而惕然悔翻然悟於是盡謝諸少年絕不與往來而日下帷湛精於孫武穰苴之書出而馳騫於投石超距躍馬鳴劍之習逮承襲未幾而聲稱騰驟於大江之南北矣會嘉靖中倭人內訌所至騷然當事者檄四郡良家子屬大將軍董率之以拒敵大將軍念太淑人在養頗次且不欲往太淑人曰兒壯矣尚須戀乳哺耶奈何以老婦人故坐失功名之會也大將軍乃枕戈而行廬鳳之墟卒藉以

底定自是一麾而殲礦盜再麾而搗硎蠻三麾而靖粵寇蓋出入行間不逾一十年而積資累勞年未強仕即膺登壇之選建牙擁鉞鎮定八閩以海洋則不波以萑苻則無警指揮呼吸坐銷主上南顧之憂豈不誠稱偉烈哉雖大將軍忠勇決於天性驍雄本之神助其平生建樹若無待於素教而然而朝夕之淬礪左右之黽勉形影之孚契其母子之間固有闇然獨喻之於心者非他人所與知也故今大將軍歷有無疆之聞而太淑人亦享有無疆之壽詎或然之數已哉而相人者已豫占於未定之天矣昔歐陽公少而失怙得母夫人之教以訖有成立顧其養不得及於公之鼎貴而風木之感深矣讀瀧岡阡之表則千載悲之也計將軍失怙之年畧與歐陽公等而太淑人之所以翊護大將軍者誠無媿荻灰之教而備福則過之庸非古今希闊之遇哉夫然後知婦德之有裨於世教也爲作方太淑人傳

論曰易大傳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螿以存身也余觀劉氏初以汗馬起家繼以逢難
死國逮昭勇之後如綫之緒岌岌乎殆矣而竟仗
一婦人以存亡繼滅錫光垂裕始乎患難終乎佚
樂豈非天道屈伸之理有固然者哉今博士家擢
寸管以干世資譬則草頭露耳而猶有無厭之心
以求多於造物者則惑之甚也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古者豕先馬祖咸列於祀典所謂豕之先馬之祖
即豕與馬也非別於豕馬而自爲之類也造物生

生之理蓋有固然哉比余讀英郡志觀陽山白龍
母事可異焉夫龍生龍常也龍不生於龍而生於
人人非龍也而龍母焉其事若謬悠無當不足徵
信然傳之東晉隆安間其母有氏有族其娠之感
有因其誕生有日旣其子徙食長沙歲歸而省其
母於蛻骨之處即以其誕生之日黯然蜿蜒天矯
於風雷煙雨中萬姓羅觀指目注焉又似有刻畫
之期按廬山僧祖照所識本末一何較然明悉也
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豈是之謂耶夫

以聖人之所不議者而列之祀典疑不應法顧龍
之祀以其能若雨暘利濟庶萌迺龍之母不淵潛
不天飛亦何與於雨暘休咎之徵而歲時雩禱有
叩輒應此其故何哉當其塊破而旋滅體分而復
來是龍之母即非龍也焉知非龍之示幻於人也
不然沛澤夜號肇符赤帝業有前聞矣何謂其謬
悠不足徵信耶宜其廟祀自後唐而南北兩宋逮
勝國入國朝歷千有餘年土人奔走而伏臘之
肸鬻不絕以迄於今錫封隆號崇信尊禮非亦先

馬祖之祀埒也其靈貺昭垂固有著存於人心者
在不其偉與廟凡三徙最後徙於秦餘杭山之南
麓異時民力普存神棲輦飭自嘉靖壬戌郡守徐
公節稍加葺焉至是閱二十餘年垣宇漸圯丹青
寢剝鄉人袁憲副祖庚京兆進士錢允元曩嘗驗
白於神而席其怙者特爲捐貲倡募顧願羸而力
誣遂䟽請於今郡守朱公文科公曰嗟治民事神
之謂何神之弗妥則予有攸痼余曷敢後焉迺首
輸俸金若干經始其役而闔郡諸僚屬暨諸縉紳

先生與閭右檀那聞守盛舉咸翕然響應各捐助
有差共得金錢若干以鳩材庀工翊成勝果蓋不
逾時而卒事圮者崇剝者完廟貌奕然改觀焉則
皆歸德於守而憲副公以余嘗典司百神之祀丐
一言以紀諸石於乎三吳之憊久矣屬以水旱故
積成大侵主上憫念東南亦屢下蠲逋之詔恩
至渥也而司牧之臣復能承宣德意拮据民之
有無而修其急計不遺餘力廼阡陌之蕭條彌甚
則知精禋之應有不能必之於天者於是吏道

窮矣故不得已而遍索於鬼神而陽山之工所由
舉也第令工辦而神安神安而雨暘不愆於以登
百穀而兆屢豐庶幾民業安而吏職易稱守藉是
或可以上報天子矣茲非古二千石共理之微
意哉閩宮之詩祀后稷也思皇配天之頌必推本
於粒我烝民龍之粒民所從來遠矣茲不祀龍而
祀龍之母以著始也此又祀義之大者不可不書
因系之詩曰命於之於天維於之於地維於之於
帝宰萬化疇司其權興雲布雨瀰山沸川龍實炳

靈六氣于宣潤茲稼穡以卜豐年一或奸之澤雍
膏遭蒸庶之命怙之如天截彼陽山鬱爲吳鎮皎
皎白龍誕茲名境惟龍有母幻身恍證了示生滅
變化靡定龍歸洞庭歲來省覲適符誕期颺舉霞
映肇祀以來輒昭瑞應神母於棲千齡兆慶三吳
告敝財殫力疲神棲弗安誰之護持以遺神痾雨
暘錯施歲比不登太守曰咨民則何辜罹此游饑
守神之主我憑我依飭棲安靈視力之爲子來之
衆有亟其馳普施廣因踵接肩隨輦是法筵不日
成之神之攸奠於食有福徵協其休氛冷消伏乾
不燔條溢無走陸肅時雨若守躬是勗裕國庇民
水火菽粟太守之功宜垂尺祝

其繪邑令朱公去思碑有銘

嘉禾朱公之令嘉定也則以閩之漳浦徙而公令
漳浦之日值歲屢侵能以身暱於民而勤恤其隱
者業浹兩暮矣會天子綜理荒政下所司覈其
不以實副者而言事者誤以公應詔當左遷於
是公去漳浦而漳浦之人扳號而送之五百里外

而碑其德政於東羅山之麓以繫其思公既需次
闕下天官氏特廉公寬姑籍而謫之未行而吾
嘉適以匱令告迺尋復其令而畀之於嘉嘉幅幘
視漳浦倍而屢侵之害尤十倍於漳浦蓋當是時
東南以急斂故吏率用猛以干天行而沴氣乘之
其饑而疫疫而枕籍溝壑死者吾嘉多至三萬餘
戶其生而為鳥獸逸者尚不在是數幾無以為邑
公至則愀然歎曰嗟憊極矣將骨而肉之乎將死
而生之乎即藉手扁倉無以為也毋寧與之相休
息而俟其甦乎則日坐堂皇若弛然無所事事者
而陰師蓋公之指以示無擾而少戢其焚旣而徐
察其羸者療之餓者糜之寒無衣者緼著之窮而
攫者理喻而解散之其阡陌家至以暱其民而勤
恤其隱者一如漳浦故事迺諸子遺始駸駸見起
色而呼引其瑣尾四方者相告而來集公曰是可
以為政矣迺屬其耆老而問民所苦以剗去其大
不便者嘉故無禾而歲厄於漕允強取盈焉而又
抑之羨不厭則閔而鬪吏莫敢孰何而長賦者或

立至傾廢公籲之曰邑無民矣矧曰無禾無已願
宛轉而輸之金以當兌可乎大司農哀其請奏從
之而料量稍平於是乎民始知主聚國初爲亢
瘠計令民輸布以代粟故急其病而緩其供而頃
年借口內峙顧迫之苛公復籲之曰此非土之毛
民之力也奈何兼兩稅而交并之乎監司以公議
是爲之轉控而少弛其期嘉以祁瀝兩河受潮汐
而委注於諸瀆以資溉歲久淤濁凝之幾漫爲平
陸而民無以爲耕公日夜講求滌源之策修瀦洩
之備爲食其貧餓者以率作其工而興於事於是
支股竝濬水有宣防農恃以無乾溢之患而田之
蕪不治者猶所在而是而稅額仍焉過者莫敢睨
公檄民之無田者任其所墾仍不問其責給之種
具而期以三年收其入於是耒耜雲集而汙萊之
復爲腴壤者至數百頃嘉地大而賦繁衙僧窟之
其勾股出入離朱莫之辨也則稽登耗之數爲置
板冊者一以杜移詭而黠者不至影慝驗輸納之
由爲屬印符者三以便契勘而愚者得無倍出其

他擘畫之精嚴多類是行之一年而歲獲大稔人有寧宇公曰是可教也迺爲劑品食之式而防其奢倣更老之遺而乞之言葺黌校之宇而需之絃誦而旌其士之遺佚而固窮者而卹其嫠之少而抗節能孝養其舅姑者俎豆其鄉之忠諫臣又幽而莫之闡者而暇則屏左右辟騶馭時時延諸生之雋者與之談性命之學以旁及僊佛或遊戲翰墨彈琴誦詩翛然一室常有出世之想故其政不窘束於簿書而務以德化民不趣辨目前而喜與地方建置長利當上計之會公策款段行矣民猶望公之復以思見其成迺天官氏錄漳浦之絀不欲以謫籍例公爲軼格而晉公南儀部郎於是嘉之鄉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始知公之不可借而悲號扳慕惘然若有所失者不翅如漳浦人之思而傾帑悉力圖所以尸祝公者咸跋跋恐後也昔臧哀伯論官邪之弊始於章賂極於國家之敗而太史公傳循吏至公儀休不載其相魯之績而獨取其拔葵去織二事以遠賂故也豈一廉足槩休

行事哉夫遠賂者必能瘠已能瘠已者必能肥民
民之所肥何施不究章賂者必有秕政有秕政者
必有淫刑刑之所淫其傷實多若公之提躬可謂
矜然不滓者矣姑無論其平生口不兼珍身不重
綺卽嘉禾去吾嘉僅隔一衣帶水耳公莅嘉幾三
年而其家寒暄往來之使絕迹於道者亦幾三年
此與拔葵去織者何異然則公固社稷之毗也
直令百里哉宜其所至見思如此余旣樂書其事
而重以新令熊公密邑博王君廷舉屠君鋒楊君

三省以士民之意來屬爲次第著之以續於東羅
山之石云公名廷益字汝虞萬曆丁丑進士系之
銘曰

人亦有言撫我爲君 肅皇在御鬱有嘉聞詰令
實多寧一無焚醞釀太和媲美揚芬宜民之德世
篤其勲暨於後來詎乏良牧迄可小康民則無祿
時惟遑遑政靡斂感天實爲之匪人之尤無往不
復紹公見休豈曰如燬沃以清流不爲察察而爲
優優孔執其簡老用其柔孔爾之思軼彼前修公

肩一心匪有異行漳罹於否嘉際其盛人之訛言
久而始定古道實難有幸不幸庶幾夙夜永翊

明聖 皇皇如風天實為之固人之心無不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慶之

碑有銘 碑有銘 碑有銘 碑有銘

無錫施贈公既歿於隆慶乙丑之春而其子今太

僕君策業葬之大浮新阡其後逾十二年是為萬

曆丙子正月十三日而其配封太安人陳氏始歿

乃啓贈公之兆合焉實是歲之八月二十四日也

而二尊人之葬有狀有志有表率一時名卿鉅公

之筆汎瀾彪炳所以發潛德照來裔取信惇史者

備矣而茲又何以碑之也蓋贈公之舉子也晚太

僕君成進士之日贈公已不及見而太安人之被

賜典亦太僕君官南京考功主事時遇 今上

登極上 辭兩宮徽號僅一沾 恩數耳乃其後太

僕君之官自南考功調禮部祠祭儀制二曹郎已

自儀制郎晉尚寶少卿轉南京太僕寺少卿以奏

最改南鴻臚卿未上尋改太僕少卿其後來之榮

養皆不及沾漑其親則施氏之種德績行其延慶之數政未有艾也碑烏可已乎碑曰贈公諱教字子承其先汴人趙宋時有翰林醫官某者從高宗渡江占籍於吳元至正間南雄路醫學教授義始編戶於錫自是世以醫顯至國朝太醫院判昌宗院使安給事章公純二皇帝得幸生有綸褒之寵歿有祭葬之卹自教授而下凡六傳而至贈公五歲而孤其母沈孺人以官逋故乃券其室而輸之僅以其餘直別僦旁舍居焉而沈孺人特善

先世兒女子之醫僅謀朝夕而贈公自少有大志不屑攻醫期以芥拾青紫而里中少年率爲博六格五之戲引觴浮白間以邀贈公贈公悉謝不往益復攻苦讀書或遊行街市卽衣履破敝而步趨肅如不失尺寸雖人誚其迂了不色沮然年已逾壯屢試竟不得志於有司或患之曰先世之業逮子之身陵夷幾盡矣昔太史公已遭腐刑而猶不敢失墜故太史天官之業子獨無意於弓冶之緒乎奈何儒與醫兩負之也於是贈公恍然大悟去

儒而習醫日退處一室檢括素難諸書及驗之五行六氣參之劉張李朱數大家如是者有年猶不敢自恃其能偶脉一病者若洞見其藏腑焉而藥之若掇之矣由是以試諸病者無不應手驗而醫日有聲家亦日起由是倩醫者乃不之他醫而之贈公爲構軒以納求治者有花木禽魚之勝造之者如入洞天贈公早起坐簾箔間戶外之屨跣跣而來輒滿其榻而次第牆立者纍纍而守之幾不能容乃贈公必計其先後與病之緩急視脉而應之呼左右持藥裹以進贈公爲之酌損爲之調劑百不失一每日自旦至暮若忘其饑之食渴之飲而貧不能自具藥貲者亦如唐宋清之肆厚施而不責人之報焉其急人之難不待其招匍匐往救之則有徒步活灰婦於旣死七日而復甦之事其脉人不待其人之言而立見隱疾則有默探通判子脇痞之事其醫能以實先人尤能以名後人則有推讓其族父與外來唐醫而甘心下之之事大都贈公之醫雖不能盡窮其底奧而其一稟於長

者之所爲不以貧倦不以富趨則其中泊如也而
槩其平生制行無弗然者父歿而事母幾四十年
孝養無間歲時享廟輒哀感流涕自少至老慘如
一日族人有越葬大池塢祖塋者贈公往直之被
其擊之草間業仆而復甦有貴人爲之不平囑訟
之官願爲出氣力贈公謝之曰吾前所以被挫者
爲祖宗計耳今安忍護其本根以戕其附枝哉後
其人益貧困生無養贈公復爲之養死無棺贈公
復爲之棺若不知其前日之嘗擊我者有姊已嫁
而早寡贈公迎養之於其家終其身而厚葬之又
收其四子而卹之各爲之置有常業他如此類不
可勝計乃若輕財好施孳孳向義不獨施之於醫
卽士常學問知道者其專志定力或不能過昔者
吾友陳以忠嘗傳贈公旣卒而其秋江陰趙氏病
而請仙贈公降於牀大書其別號曰自海上過茅
君一爲故人而來故人病良苦第服參可引日月
世醫多笑予用參參之用溫良虛實無弗宜者非
其佐使乃復不佳乩旣退而贈公去矣蓋贈公之

於醫生而注思故死而神遊事亦可怪其住世七
十三年陳太安人亦傳其姑沈孺人之業特善小
兒醫故錫人倩醫者不之贈公卽之太安人其門
歲無虛日日無虛晷而太安人性尤婉順能濟贈
公之嚴急而贈公平生實祭之資盤盂之費宗族
交遊有無之相助則出太安人之力居多宜其有
子如太僕君也其生世之數如贈公而益之一年
夫仁者必有後則自古記之矣豈非以天地好生
而良醫活人之多則其後之繩繩蟄蟄如贈公者
其明效亦已大著而予獨以爲有不盡然者自余
居東海德靖之際嘉定雖號稱窮鄉而名醫輩出
乃其後頗寥寥至于孫有不能自給衣食者豈天
道獨驗於施氏一姓哉昔于定國故高其門以待
駟馬車之來則長者之行更有急於活人之術者
如贈公立身行已不媿屋漏豈世號名醫者皆可
能也而延慶之澤勿替而引之其在太僕君乎而
太僕君之嫻家子姓爵里已具贈公之狀志表中
茲不復叙

銘曰君平賣卜日求百錢止食其力已即垂簾不
貪其贏世以爲仙凡今之醫視利後先名爲活人
活已則專醫之不昌蓋亦有焉於惟贈公夙稟純
全醫雖小道以莫不虔執事之恪對越在天何貧
弗卹何細可捐視之如一詎以貨遷生爲長者易
地皆然洞洞屬屬降鑒彌愆于公之門駟馬翩翩
施之再世秉心塞淵爲王司圉雲錦三千其後
逾大如種福田慶源流芳子孫綿綿大浮之阡龍
翔鳳騫有言斯壤戩穀其延仁人之居鬱鬱芊芊
天篤其祐於茲考旋

皇本國精

皇本國精

皇本國精

